

東井文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本朝浙東學者首稱餘姚黃黎洲而四明萬氏繼起至全謝山以傑特之資絕人之力博綜經史貫穿諸家其學益大門弟子若張望槎范冲一蔣樗菴董小鈍盧月船雖未謂盡傳全氏之業要皆能紹絕學詔來世爲浙東之尊尚矣吾師黃東井先生固樗菴之入室弟子而月船之丈夫也余年十四從先生游先生於經術世務口講指授深切著明期於自治以治人余兄弟聞先生言皆各得其意而先生誠之明勸之篤歷數年如一日

東井文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選縣令於粵東以去先生之令於粵也自清遠歸善海陽揭陽饒平高要電白德慶諸大州縣報最遷郡丞於江南歷署常揚徐松江諸大郡於民生之疾痛政治之利病隱然於懷而形於筆札者不知凡幾故愛之在民者既去而民猶思之及今十有餘年余來粵中同官都能誦其治者方今天下之爲縣令爲郡守若盡如先生之爲之也則獄訟何患不理政治何患不一民生何患不足梗頑何患不化哉而惜乎先生老矣方徜徉於四明百六十峯之間述前輩之流風舉家世之清德以

教詔爲三任而其著述亦遂汪洋澹泊儻然自適於忠
孝節烈之事每反覆而不厭讀者惟恐其易竟也蓋先
生之心非猶夫人之心則其所著述亦豈得以夫人之
論論之邪去年先生之子桐孫來述先生蒼顏白髮神
明完固詩辭益壯麗出此編示余亟爲刻之昔昌黎韓
氏之集其徒李漢實爲之序近全氏之書小鈍亦序之
余於二子無能爲役然不見先生者既久亦聊以致思
慕之心云爾道光元年弟子康紹鏞謹

序

壽鏞既刻榜菴存摹因重刻東井先生文鈔先生固榜菴之入室弟子而私淑謝山者也晚歲手訂其詩文集原爲六卷清道光元年刻之咸豐初燬於兵今所傳文鈔二卷則其曾姪孫家鼎所續刻雖其編次先後未甚考求而灰燼之餘麟見其角鳳喙其羽至可寶也先生自舉於鄉宦游粵吳盜賊饑饉敝其力於徵調撫綏之間而良民知依悍民知畏施於政者卽此八字得其大凡已

見上吳廉使書

及乞病歸優游息圃以詩文自適嘗告友

東井文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曰余出入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瘁繼乃息機摧幢棄置一切闕一畝之宮栽花種竹興之所極幾忘其身夫以先生卓卓著勳名其材既用於世若使進而爲封疆大吏子惠之懷擴而彌大所施當不僅斯乃不得志於時官止二千石一旦退偃於里下勤其著述忠孝節烈之事每反覆而不厭而寒菜一畦孤松三徑陶然有自得之樂其所養可知已壽鏞考其集之所存如旌忠廟碑記貞烈王淑姑傳區貞女墓碣銘與夫屠氏見聞錄及譜乘諸序言均足扶翼綱常鍼砭流俗又

豈尋常之士僅僅求詞之麗文之工所可髣髴其萬一哉壽鏞既以樗菴得謝山之傳而傳樗菴者蓋先生也先生之詩不重刊獨刊其文以傳之喜其文之非偶然作且有裨於鄉之文獻也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東井文鈔目錄

卷一

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碑書後

重修饒平縣城隍廟碑記

重修華亭婁兩縣學記

少山康氏墓田丙舍記

梅墟廟記

復水喉記

東井文鈔目錄

送邑侯孔公魯瞻歸雲南採銅序

國朝松江詩鈔序

蔣樗庵先生存彙序

孫逸雲詩鈔序

王小竹詩鈔序

屠氏見聞錄序

盧氏宗譜序

家乘後序

象山溪沿黃氏族譜序

史耕應時文序

李斐廬先生八十壽序

屠嬾雲九十壽序

周甦園八十壽序

徐綺城七十攜子遊山序

族叔國屏七十壽序

姚對山五十壽序

盧月船先生詩鈔跋

墨舫府君手蹟跋

東井文鈔

目錄

讀謝山先生太傅公碑陰跋

書鮎埼亭集徐闇公墓誌後

三忠遺札跋

鄭簡香二硯窩集跋

宋殺岳忠武論一

忠武論一

卷二

上鐵制軍書

上吳廉使書

雜說一篇贈王小竹

說菊贈洪梅川

說莊一篇示岳孫

維岳字說

交戟之士說吳王夫差

讀康誥

讀左傳

鄭三雲傳

何烈婦傳

東井文鈔

目錄

貞烈王淑姑傳

夏齋先生家傳

聚齋先生家傳

范太孺人傳

顯祖妣余太恭人傳

顯考墨舫府君傳

帥峯大兄家傳

石軒家傳

湘尊家傳

四弟維北像贊

鄭野雲像贊

禮部侍郎邵公墓表

屠鳧園先生墓碣銘

董元中墓誌銘

區貞女墓碣銘

姚芝田旅葬銘

族弟燦章誄

洪生渠成哀志

東井文鈔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井文鈔卷之一

清四明黃定友仲文撰

旌忠廟碑記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日奉聖諭飭廷臣查議前明忠貞之臣自甲申已諡外其有死守城池殞身行陳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章布及不知名姓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概見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於是廷臣集議

東井文鈔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祠諡爲殉節諸臣錄行天下薄海內外咸曉然於聖天子如天之度所以宏獎人倫表揚忠義者度越前代百王萬萬其時吾鄞自錢忠節張忠烈而下得諡者十三人自華簡討而下得與祀者若而人而吾邑因循日久祠宇未立無以克稱上意夫有制而弗遵非恭也居桑梓之邦而不以酌水奉承前烈非情也文遊宦四方於揭揚則有郭忠節祠於松江則有陳夏二公祠皆同時得邀諡典者以錢張諸公忠烈昭著如此獨缺祀可乎旣歸里乃與同人謀立廟而羅君文義首以千金應

於是告於郡邑大夫哀集眾力卜地於縣學之右爲屋
三楹祀錢張二公闢其前以爲門宮其後爲三室中室
祀華王諸公同事死難者其非鄞產而死事在鄞或葬
鄞者亦與左室以奉守節遺老與錢張二公同心者嗚
呼諸公之事烈矣然非遭逢盛世且有所諱而不揚而
究其所以昭著顯赫事無弗彰者則全庶常闢幽之力
也今鮎埼亭集行天下天下皆知有琅埼南屏之烈而
庶常無後爰卽其右室別爲戶以附庶常之主其亦諸
公所樂與共歆禋祀者也廟旣成相與春秋釋奠以歌
頌聖朝敦崇忠孝樹爲風教之至意庶幾頑廉懦立有
補於人心爰題其廟曰旌忠而文爲之記其事嘉慶二
十年九月日里後學黃定文撰

旌忠廟碑書後

余旣與同志建旌忠廟祀錢張二公而耐同難諸公及
遺老之不忘故國者春秋奉祀維謹越明年有以張忠
烈公全歸時有舟子同日并命而不爲立主以爲遺缺
夫舟子誠義士然姓氏不可考當時慕義而起斷脰穴
胸之死不顧者蓋不可勝計如張侍御守大蘭山寨部

下五百餘人盡死無一降者惟三人逸去明日收侍御屍者此三人也而管江杜氏一門死者尤多卽忠烈所遣告糴部將爲降僧所劫問公所在部將投水死不肯言其從者又不言而被殺者數人此其義烈豈亞舟子而姓氏不存徒深仰嘆竊以爲此等當春秋時享其陰靈自當從二公之靈旗以受國殤之血食而無從立主者也若謂此舉有所遺缺則誠有遺者夫忠魂宜表而貞烈亦宜崇奉滄桑之際吾鄞烈士旣多烈女亦復疊見如監國魯王元如陳守死舟山宮井小楊夫人華夫人死尤烈屠夫人大楊夫人皆以身殉其夫而忠烈公之夫人慘死鎮江謂宜于後進中間設立神龕帳幕敬謹祀享而竟未克就諸君豈有意乎倘得合力成之以補其缺是則所厚望者也

重修饒平縣城隍廟碑記

古者郡邑皆得祀山川社稷其後通祀城隍之神山川社稷以壇而城隍以廟古今異宜其所肅觀瞻而示民則者則於廟爲尤近明成化間分海陽地立饒平縣負山帶海鬱爲壯邑維時邑令楊公某始建城隍廟于北

城外弘治間邱公天祐改建西城內其後滄桑更易屢
壞迭興圖牒闕有間矣乾隆庚戌春余承乏饒平下車
之日齋宿廟下父老爲言神之威靈輝赫環邑十萬戶
出作入息之徒皆如神日鑿其左右而爲之禍福者以
是牲牢胾饗之奉甲他郡邑予視其桓楹椽桷率朽蠹
弗治顧謂諸君欽其靈而弗圖飾其居止以妥其靈可
乎明年夏霖雨彌月棟宇朽甚予議徹而新之乃捐俸
爲之倡僚屬紳士耆民里老咸踴躍從事富者輸財貧
者効力越五月而功告竣烏革輦飛庭宇嚴肅落成展

東井文鈔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簋豆靜嘉神貺昭答如在其上
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顧廟甫作
新而予亦終更將去矣夫吏職諸明神職諸幽其所以
成民而弼教一也然吏奉檄莅斯土遠者數歲近者不
數月而更奔走傳舍救過不遑惟神握化樞贊元極以
禍福得喪傾動斯民而納之軌物積世而益信歷久而
愈新是宜民之崇飾廟貌不戒而孚不勞而成也是役
也督其役爲典史孫某董其事爲邑人某某等例得附
書樂石以示將來

重修華亭婁兩縣學記

松江古華亭一縣地其後分而爲上海爲青浦爲婁又分華亭婁爲奉賢金山分上海爲南匯其分縣皆立學有司博士弟子各就其所以虔祀先聖先師而華亭婁分治郡城實一學蓋其初嘗欲立婁學因循未就遂沿以至今夫以兩縣共一學其間名卿材大夫與夫古處敦行之士出是學者嘗甲於江南是則崇飾廟貌博稽典禮宏大其規模以興望邑稱爲宜也自立學以來修廢舉墜見於前記者屢矣嘉慶十年邑紳士以學圯告於知府事豐潤鄭濟齋鄭君率華亭知縣周煒李紹洛婁縣知縣孫珏捐俸爲倡紳士之有力者咸樂輸囊事又三年余來權郡事始樂觀其成殿庭門廡啟聖之宮以及明倫尊經若堂若閣垣墉唐涂魏乎煥乎悉復其舊有加焉余既率紳士釋菜于新學諸君子請記其事夫物之成毀有時其永久而不毀者賴後人有以修之今是學之修實賴紳士之力以有成則夫名卿材大夫與夫古處敦行之士人風宛在其亦有繼起而修行之者乎修工者以力而修行者以身自今以往諸君子力

學自修聿新厥德庶幾人文日起常爲郡邑冠以仰副
聖天子棫樸作人之雅化有厚望焉是時學博士爲華
亭教諭顏廷曜婁縣教諭劉體健諸董事及樂輸襄事
者備列他石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秋七月之吉上石

少山康氏墓田丙舍記

三代以下士大夫言禮法好古敦俗莫若趙宋然考其
時名卿大臣仕宦于外多不歸葬鄉里范文正公吳人
也葬洛陽廬陵歐公老頴上蘇明允歸葬蜀預爲左右
兆穴以待二子而文忠文定卒葬汝海夫以文正公之

東井文鈔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收族宗人在吳食義田之利者百世而身獨寄兆中州
歐陽公亦不從崇公之兆至于東坡終沒常州湖州
上于歸蜀尤便而不憚水陸數千里以卜汝海之封而
其時過從子由居許昌邁迨寄家陽羨去墓近者百餘
里遠至數千里春秋霜露遙隔一方而當時不以爲非
後世因而致敬然則禮時爲大好古敦俗者無往而非
首邱也合河康君儀鈞寓家河內東邨而葬其先大夫
廣信知府鏡溪公于濟源某山之陽旣卜吉以其居之
遠也卽其北二里所爲屋若干楹以爲春秋享奠之堂

余謂君之葬其先人既有合于古而斯堂之建尤于宋爲近古者墓葬而廟祭唐人多以廬墓旌廬墓非禮也獨宋人每近墓爲祠官至兩府得請寺若觀爲功德院范文正之子忠宣公爲相于故吳天平山祖墓及洛陽之塋兩置寺祠焉今康君卽回念故鄉先壟然自大鹵至河陽皆故晉國地陰靈胥蟄千里而近不至如吳洛之遠他日保世滋大則斯堂不爲功德寺之先河乎去斯堂數里有濟水西源上龍潭寺者陳文惠兄弟嘗請之以奉其父墓陳之葬亦客也康君兄弟勉之設堂旣成爰書之壁以爲記

梅墟廟記

仙釋神三者爲近而神獨爲儒者所尊豈非以原本忠孝風施百世歷久而常存者乎竊謂仙釋雖異教而原本實同釋氏報答四恩首崇忠孝至于仙雖若遺塵獨立無與于世者要非血性男子與綱常名教相終始則雖葆真一時而終歸磨滅伊古以來如浮邱洪崖之徒今皆何在是亦枯木竹石老棄空山若在若亡與蜉蝣之且暮何異然則離世而立者終不若依人而存仙與

神無二義也西漢梅先生子真以一南昌尉上書天子欲預杜王氏之禍當是時先生忠誠貫天日言既不用又不幸言而中于是高蹈遠舉超然塵俗之外或傳其爲吳市門卒要之仙去無疑者而其遺蹟于吾鄞尤著大梅之山崔巍書庫令人有問津之想而縣北梅墟作廟以祀先生夫仙者不死似不宜以廟祀獨是忠義激烈之氣感人心而通今古人心不死則先生之靈不死爲仙爲神所謂依人而存者予以啟牖我民人福善禍淫明陰洞陽以昭覺世之權則謂茲墟以先生棲息之地而因以得名其誰曰不宜廟起於宋重建於有明成化間及康熙□年乾隆□年里人歷經修葺嘉慶甲戌復葺而新之而屬同邑黃定文爲之記

復水喉記

鄞城之有水喉舊矣然其名僅存其迹若滅若沒不可詳考大約始於吾祖刺史公建羅城時則已有之而書缺有間無復可徵其明晰可依據者莫備於寶慶志之羅城圖其圖於東渡門側畫水道曰水喉礮而都稅院卽臨其北又循城而南至市舶門北爲食喉礮又南至

鄞江廟前爲氣喉硯三喉踪跡羅列宛然而吾鄉藏書家所貯寶慶志俱闕其首三卷雖前輩博極古今者求其書不可得見乾隆五十年知縣錢公開復三喉乃誤以食喉爲水喉而於其南尋得小溝穿城者爲食喉郡人多有疑議溝亦旋塞戊寅春郡人有濬城河開水喉之議觀察陳公中孚邑侯孔公龍章力主其議而水喉故蹟終未有定余閱四庫全書提要見有寶慶志全書乃請於當道就文瀾閣錄其首三卷并圖以歸於是眾目曉然知水喉之在東渡門牆下寶宋都稅院前無可疑者然其地爲商賈匯集之所民皆駕巨屋其上不可動觀察公督責益勤孔公及繼任郭侯亦力任其事先於月城中掘得其蹟則寬闊倍於食喉兩岸石砌堅潔中皆撐以十數圍巨木工緻密粟爲近今未有於是循迹施工則屈曲穿月城東牆而出凡民屋當喉道者皆拆去以至城外一律循故道開通巨屋當道者尤夥盡撤去無敢違者喉道凡九曲至四明驛乃會食喉下流以注於江於是就江口撒故閘而新之堅厚宏偉倍於舊設閘夫以司啟閉會其年縣方領帑修城則盡撤城

垣址益搜掘喉蹟凡昔時以巨木擋抵者木旣毀則易以巨石兩岸益用巨石堅築如舊有加焉遂直接城河呼吸相通潮大時可至鹽塘匯以南水潦則啟閘奔放如注而城河之淤濁遂以一清於是六七百年若滅若沒之古蹟乃始顯然呈露而收其功人皆頌陳公及孔郭二侯之德不衰而益知國家開四庫館搜羅遺籍其爲功於斯民不淺也嘗考錢志竊謂其所以致誤者實緣於魏峴之宅山水利備覽其所稱曰二塌曰氣喉曰食喉曰又有水喉而惟氣喉通江與寶慶志圖顯背魏與修志之胡公同時不知何以致誤如此然至正續志所載喉名喉址皆一一與寶慶志合而莫謬於聞志以東渡門牆下之喉爲氣喉而水喉則云在靈橋門左喉名喉址皆顛倒錯雜遂啟錢公誤開小溝之失今則書旣有徵地復顯列乃於工竣之後志其始末使後有考焉

送邑侯孔公魯瞻歸雲南採銅序

伊古親民之官莫如令凡所爲興利除弊美風俗敦教化皆令職也惟是簿書期會獄訟盜賊之紛繁徵斂酬

應之交責爲令者違違焉有日不暇給之虞何暇言興利除弊至於美風俗敦教化則尤以爲文具美觀無與吾事也於戲道學之不講久矣廉以持身正以格物儒其名者日習焉而空言迂置之今之爲令者皆昔之爲士者也當其爲士則竊廉正之名以非議當途及仕則過而忘焉乃出其私智挾威力以與士民戰此其所以上下不交而嘆政化不可行者也若魯瞻孔侯之治吾鄆何其化之神且速而莫知其然歟侯于丁丑秋自青田移治鄆是時鄆之俗嘗競矣其黠者生事與訟以魚肉平民而好爲名高者或齟齬當道以扞文網當事者咸欲以柱下惠文冠治之而猶懼其不勝也侯旣至乃一切捐去形蹟務通下情其意氣勤勤懇懇若父師之訓子弟而惟恐其失足者持以廉而倚訟以作威者皆咋舌閉戶不敢出守以正而客氣自用者亦默化而心平不期年而鄆俗爲之丕變又年餘侯知民之和會而可與有爲也郡城之不修者百餘年侯請於上將徹而新之城中河道多湮塞爲居民侵據者亦且百年無過問者而東門水喉爲宣洩城河通江要道其塞爲民居

者幾六百餘年前此邑人邵侍郎邑侯錢公力圖修復
徒以舊誌散失不得其地而止會余從文瀾閣抄得舊
寶慶圖誌以歸侯于是大喜亟請于觀察陳公太守姚
公集邑紳士董其役穴城而搜水喉故道宛然與圖誌
合而民之侵城河而居者一徹而濬之費金錢三四萬
屋之徹者不可勝紀民競輸財受約束無一怨者夫凌
競之風未遠也小民惜財戀居而不知遠慮者亦常情
也乃用其財而競勸遷其居而不尤眾咸謂侯何以得
此于民而不知其致此者曰廉曰正有以信于素而非

可以智取術馭也然則興利除弊尤必以移風易俗爲
先道學之論豈迂也哉今城工方興濬河亦未畢業而
侯以奉檄雲南採銅去侯雲南趙州人是役于侯爲錦
旋然鄞民惜侯之去而望其早旋也乃相率請余一言
以餞侯行余衰耄不文而兒子桐孫舉賢書實出侯門
下又濬河之役實奉侯命期相與以有成也乃不辭而
爲之序

國朝松江詩鈔序

詩自河梁下逮建安蘇李曹劉諸鉅公大抵皆北產獨

僻二陸奮起雲間狎主中原壇坫自是以後大雅之材
婦于東南遂至倉荒河北然則雲間固南國之詩祖也
自余來江南始獲交于畜生李君因以知雲間姜君孺
山之賢丁卯秋權守松江乃得就見孺山委巷中老屋
數椽圖書插架孺山擁膝危坐其中穆然如見古君子
之儀型爲神移者久之越明年乃出其所輯國朝松江
詩鈔索序於余竊謂人材之生創始者難聚而爲極盛
則尤難松江固詩國然自二陸以來又千餘年其見于
姚太史松風餘韻者多卓卓爲海內職志然或負其才
而未遇其時甚至猖狂自晦如袁景文者尤可慨息夫
山川光岳之氣磅礴而鬱積者必有所待而後興松江
當其區下流東南之水千支萬派胥匯而歸之于海形
勢完固風俗淳茂士皆敦本勵行不爲浮華以眩世故
閱之千百年而非有所天闕其材及其光氣之淬發也
必將沐浴日月呼吸風雲挾天之藻爲藝林鉅觀其積
之已深則發之必熾亦其勢然也我國家文教昌明士
生其間上之和聲鳴盛耀黼黻之光否亦閉戶著書垂
之永久大江以南幾于家靈珠而戶崑璧而松江爲尤

盛若張溪之王林塘之張以及近世述庵耳山璞函諸公卿比肩接迹以文章華國而時方表章勝國遺臣若陳夏諸子皆賜諡立祠於是一時遺民黍離麥秀之詞懷故都而抒忠孝者皆得彰明較著無所忌諱孺山集而傳之猗歟盛哉蓋自二陸以來所未有也余衰遲失學自媿不文茲得觀風問俗獲交孺山讀前輩之遺書附名簡端以爲深幸乃不辭而爲之序是書成凡若干卷略倣中州集例冠以小傳間作詩話散見其行事孺山嘗作孟子篇敘行世子皋尤精于詩

東井文鈔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樗庵先生存稿序

雍正乾隆間謝山全庶常起吾鄞以宏才博學爲一代文獻宗師其時入室弟子則有張文望槎范文冲一盧先生月船董先生小鈍及樗庵蔣先生爲之魁皆能紹絕學爲海內推重樗庵先生于庶常爲中表承事之最早精勤刻苦務爲無所不窺而尤粹于經中年常取衛湜禮記集說薈萃諸家爲之援據考定其立說不徇宋亦不媚漢要將成一家之言爲學官程式已積成巨軸而心氣悴竭下注兩足心血漉漉出怔忡大發醫者賦

以爲五官必廢其一乃可生旣而兩耳遂廢聽以至終身時年才四十也其後所著巨軸卒以事爲當事者取去先生終身恨之古文好王荆公詩慕柳州東坡尤巖法度不肯肆爲馳騁性狷甚遇不可意雖從學之士揮之若仇先生叔兄莪野進士詩文豪放晚不得志隱于酒以狂著而先生以狷名學者終以狷爲可宗也謝山旣歿望槎冲一皆早卒月船小鈍兩先生宦游四方獨先生居鄉里屢啟後進巍然如魯靈光昔南宋諸君子紹鵝湖之學爲世模楷先生之學絕似樓迂齋迂齋善發策持論從游多達人先生門下亦多所成就雖然安晚葺止之業不足以盡迂齋又况碌碌者何足以盡先生惟是先生于謝山爲見知百年後必有聞而知之者庶其考信于先生也文少從小鈍先生游復居月船先生甥館後得奉先生杖履尤久衰晚失學無所成立月船詩鈔及小鈍江右吟鈔皆嘗刊行之歸自江南乃與同學諸君共刊先生詩古文合七卷書成輒志其顛末蓋嘆前輩流風日遠而望後起者之有以自振也先生嘗與鄞縣志局論不合辭去乃自著鄞志稿若干卷藏

子家其讀經偶鈔則發策決科之書也壬申重九日受業黃定文序

孫逸雲詩鈔序

歲甲子余友孫君守荃卒余於江南爲位哭之其明年令子學燿刻其詩若干卷而郵書囑余爲之序余與守荃年相若居相望也少小相邀戲從師問字旣長復偕受業月船先生砥礪爲文字得異書更鈔互讀蓋相與爲兄弟交晨夕無間者逾二十年少俱好爲詩記年十二時就余東廳習章句是時場屋初試詩讀唐詩爲日

課庭前唐棣方作花二人者私擬爲五言八句詩相視而笑以爲此無難爲者中年後余困公車饑驅遍走河南北時時賦詩多羈旅侘僚流連弔古之音而守荃方與吾弟石軒受知學使寶東皋先生獻詩杭州行在聲譽馳兩浙計其一時和聲鳴盛昌明博大之作多可傳者今觀學燿所刻詩乃獨取其晚年陶情適性若沿擊壤之餘波而涉其流者抑又何也華木之煜如也盛於春而瘁於冬鳥之高飛也積於豐滿而衰於號寒人才之進退則亦有然者不得謂詩至夔州而聖文至海南

而神也余自宦粵後絕不敢作詩卽偶作亦歎不自得
茲因序守荃之詩而嘆盛年所作之不盡存爲可惜也
然余老矣故鄉十洲三島之間多前代耆英相酬酢其
遺蹟往往存者余方欲歸與少時諸友往來唱咏於其
間而以守荃爲之職志而今已矣讀集中詩社酬和諸
作爲之惘然乙丑十月同里黃定文序

學耀初刻成詩兩卷余爲之序旣乃盡刻其集見示
則中年刻意之作皆在因序已成續書此使并刻焉

王小竹詩鈔序

東井文鈔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本性情三百篇而下以及騷選三唐兩宋體各不同
而所以道其性情所欲言者無不同也自近世摹擬剽
竊塗澤之術興而詩遂爲巧言令色之極致然余竊觀
同時知交所作雖工拙萬殊醇醜各判而亦有可以因
詩而略見其人者其詩之激昂頓挫出入古今者必其
人之爽剴而明達者也其詩之深沈和厚鬱乎有光者
必其人之淳篤而有守者也若其他抽青配白將黃儷
綠以炫一時之耳目則固無與於性情亦無與於詩者
也余友小竹王子少同事月船小鈍兩先生及晚年余

歸自江南白首相將晨夕不離者又五六年久益相得也小竹之爲人肫篤守古道其爲文若詩亦如之寧爲其難毋爲其易寧過而厚毋過而輕爲諸生五十年雖屢高等卒不遇然小竹所以守此硜硜者老而彌篤平居與人無忤而必不肯爲苟同卽其詩文何嘗不欲與後生輕銳之士爭得失於一時而必不肯爲輕浮塗澤之習以自毀其平生蓋其筆墨所存皆性情所萃也小竹沒嗣子竹生哀集其詩若干卷問序於余余自嘆年老孤零法然有山陽聞笛之感然卽其詩以溯小竹之性情藹然如見小竹焉竹生之才華聲譽幾欲突過前人然尤願其守此硜硜毋失乎性情之正而益大濬其淵源是亦小竹之志也夫

屠氏見聞錄序

古人謂士生名世大家可幸亦可懼蓋世家子弟日侍父兄杖履優游詩書之澤其交游過從皆敦龐期艾述古德講禮法或以詩文相酬酢少者耳濡目染習與性成不扶自直其涵育成材較之小家子奚啻百倍王謝家兒塵尾捉來自異流俗非虛語也是誠可幸然其下

者矜門第習長傲或庸下至不得與齊民齒更可懼也
吾鄞世族在宋則樓豐史鄭在明則楊陸屠張而屠氏
至本朝猶盛遂爲世家第一竊謂家之有盛衰世之有
遠近時也運也要之其間必有裒集先世舊聞遺德垂
之簡冊以型其子孫無論近遠必有感慕興起及時運
之盛而重振其家聲者斯又爲世族無窮之幸者非歟
屠君宗伊余中表弟也示余以所輯屠氏見聞錄爲之
欣喜盥誦卜屠氏之季興未艾也余家於屠世爲婚姻
其先世辰州公余先世僉事東潮公孫壻也余父墨舫
公與君祖雁湖公同舉於鄉繼復以弱妹妻君尊人覺
園翁翁與余年相若少同學旣壯余奔走南北相別且
二十年庚辰春先生就余揭陽官舍出所著輯一巨篋
蠅頭細字廣見洽聞輒憶前此同學時方埋頭治帖括
家學不意其學問成就卓卓如此宗伊旣習聞庭訓能
網羅前世舊德遺聞采輯博而考核精又年方盛壯履
高科躋膺仕俱未可量尤以爲世家慶幸者也余年前
嘗命兩兒子重輯先世家譜其間小傳逸聞亦有可考
核者當與宗伊共參之

盧氏宗譜序

甬上盧氏有二族其一宋進士慎之後至明而大其一居靈橋門萬曆間某始自定海金塘遷居世以貲甲鄉里及禮範月船兩先生出相繼以名孝廉爲鄉後進坊表月船先生承雙韭全太史之傳任斯文絕學尤爲天下重而青崖翁建抱經樓藏書數鉅萬卷幾出天一閣上于是四方名士大夫及承學之士過甬上者無不望靈橋門盧氏爲職志猗歟盛哉余少居月船先生甥館得讀所藏書晨夕奉提命遂得稍有知識而其時如耐軒定齋諸翁皆讀書好士推轂後進花晨月夕聯吟觴咏一樹一石位置品題居然故家風味數十年以來諸老先生既逝世抱經樓書雖無恙塵封高閣罕過而問者一時材子弟或早夭或病余歸自江南獨內弟芑塘及耐軒翁之子蓬廬晨夕相過從而芑塘遷居湖東又以病廢每過靈橋門故居未嘗不起西州之慟益以見世家子弟詩書相角逐之味爲難得也壬申春蓬廬以所輯宗譜家傳相示有古意且多載先世懿範遺訓所以勗勵其子孫以追從先德者其意尤惓惓無已夫積

之厚者流必長而盛衰之運有往復以盧氏之多賢而位不稱其德蓬廬亦潦倒諸生中乃能不忘先世彙萃而存之以啟佑我後人吾知異日材子弟必有起而讀抱經樓之書追月船諸先生而盡傳其學術且高車駟馬以大其門閭而補諸先生未償之遇余雖老猶拭目而望之

家乘後序

嘉慶癸亥余自粵量移江南過故居瞻掃前人墳墓會飲城居族人念故廬之半燬而族譜之幸存也慨然思續而成之會以簡書期迫不旬日而去乃略定其規則爲家傳十數篇而命兒子式祐桐孫搜訂彙萃焉又五年桐孫奉全譜來揚州自世系家傳及詩文之附載廬墓之址基視前譜加詳焉竊不自意數十年未竟之緒及老而見其成而喜二子之能成余志也吾族自刺史公肇興及僉事公而中振迄今又三百餘年矣族大人眾其間不能無賢愚貴賤貧富之不齊然自三四百年以來祀產具在歲有會月有享子姓序列昭穆揖讓賤不以貴凌貧不以富壓非獨士君子爲然卽愚魯不學

之輩亦間然有故家規範桐孫言前歲之姜山里詢訪世系族中聞有修譜之舉皆歡忻鼓舞爭先陳列或愚不識字及少孤不能舉父祖名諱生卒者皆涕泣惶恐爭就詢絜老或搜剔木主旁皇就質惟恐不得列于譜既得入則大喜愛戴若自忘其身之貧困勞苦而一旦置之清波也夫不忘祖孝也不棄族忠也本忠與孝天所祚也季世以來無復六朝唐時以門第相高下視庶姓之事而吾族之樂附于譜如此于以知忠孝之澤甚長而吾宗之季興未艾也抑又有念者東發先生爲先

世宗人今譜中有遷慈之祖而未知于東發爲幾昭穆其居鄞者若南山先生與僉事公同時爲名臣而亦未能詳其系若遷餘姚者又未知于黃竹浦之譜爲幾世二子他日倘能博採而核存之亦吾譜之光也夫

象山溪沿黃氏族譜序

伊古首重族姓自封建廢世祿衰而世本之學尤重又其後世本亡而後之有志者始各述其得姓受氏之始以逮其始遷若高曾之世以爲譜斯亦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吾黃氏自唐明州刺史太傅公起鄉里平羣盜

保障都邑與錢氏協平董昌勳著旂常州人世世廟食弗替其子孫或遷杭遷餘姚衢江右繁衍遍東南而其季衢州刺史公命其二子仲守太傅公墳墓居硃溪今象山諸族之祖也季守故千里舊居今鄞邑諸族之祖也九百數十年以來絲絲延延厥有世緒并若列眉無論寧波江以南論世族之遠且詳如吾黃氏亦或希有足以知太傅公之遺澤孔長而論次世序節其行事以垂之無窮者亦代有人焉嘉慶甲子余官江南嘗重葺故干之譜壽諸梨棗吾黃氏始有印譜又八年歸耆里

門而象山宗人德璠以新續溪沿譜成問序於余竊謂譜有分有台水源木本異派同根著始遷而詳世序此其合者也支繁世遠各爲小宗以詳其生卒行事是則宜分今吾故干之譜已分爲姜山石橋兩譜則溪沿之自爲譜亦無不可抑吾聞之眉山蘇氏以爲五世則親盡親盡則服盡服盡則途人而已凡吾所謂相視如途人者彼其初兄弟也其初一人之身也讀其文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今德璠所爲勤勤於宗族而爲之譜而又問序於宗人其亦蘇氏之意也歟若是則溪沿雖自

爲譜亦何不可合硃溪諸族與吾故干之宗而合爲大同也

史耕應時文序

禮時爲大文之變古而爲時亦其時爲之也世之好古者每薄視時文爲時文者亦笑其違時而取困然或專心致力以工爲時文而卒不能逢時遇合此又何說也古之爲文者無不源本六經子史出入於秦漢六朝唐宋諸家取精而用宏窮幽而極險其用力深而成功溥者雖復困阨窮瘁於一時而精氣光怪卒能發現於後

東井文鈔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若時文則其初本出於場屋爲弋取功名富貴地其得則程式天下不脛而走不得則棄擲埋沒糞土無人過而問者而世之經經者乃欲以工拙與得失爭嗚呼其亦違乎時而取困無已者乎雖然苟其爲時文者亦且源本六經子史出入於秦漢六朝唐宋諸家違乎時而有合乎古雖其文傳不傳未可知要不能使其草亡木卒斲盡而止也耕應史子少與余同受業月船盧先生先生之學務爲無所不窺落落不可一世耕應年方志學已蜚聲鬢序腹填經笥兼能承其祖若父家學余

嘗望而畏之忽忽五十年前輩流風逾遠卽時文一道亦且月異而歲不同而耕應方掘函丈口吟手筆兀兀不休不自知其困諸生以老也今年春出其文示余將授諸梓而命余爲之序嗚呼耕應老矣其違乎時者遇也其文之果有合乎時而無悖於古亦惟深於文者其賞之若夫陳揣摩逢合之說於耕應之前其亦劔首之一映也夫

李斐廬先生八十壽序

古者爲民立官莫重于教養三代而後親民之官爲令

職在養而自宋以後特設庠序校官以專司教事流失旣久教官獨持空名寓庠序無論齊民卽諸生亦秦越視以是稱冗贅者莫如教官若縣令得持三尺法以生死與奪于斯民其勢雄且劇有志養民者宜若爲令獨是爲令者大吏重復節制之於上而豪民黠吏旦夕窺伺于其下大而徵發號令軍國雜出之務下至米鹽零雜一絲一粟之事悉舉而委之于令令將奉法循理則懼酬應之不工而督責之日至且日力亦不暇給養民云乎哉卽稍知好名自愛者亦曰不擾之而已聽其自

養而已徵求之日煩而支絀之日迫其勢皆取之民不
擾云乎哉聽其自養云乎哉吾師斐廬先生由岷縣教
令廣西之武緣先生性介潔爲令一室蕭然塵甑不爨
如范萊蕪然數以城旦書之役奔走省門不得志投檄
而歸于時岷縣諸生聞先生之歸也相率至鄞奉先生
再遊岷率子若弟承教訓奉顏色益親且勸又數年先
生老歸里岷諸生歲時存問饋遺十餘年勿怠夫以世
所稱冗賚如教官者其得民之深久且益著如此然則
積於躬者易化而格於世者難工士之服習古訓有志
斯民者宜有以自處矣文童子時從先生問字旣而侍
親走江右先生亦官岷數十年不得見或一見輒睽隔
歲已巳文爲令粵東者十七年郡丞江南者又七年倦
而歸乃始得追隨杖履朝夕相過從又親見岷人之所
以勤勤于先生者而先生亦年八十矣夫事必甘苦備
嘗者乃能知其難而效之得于親見者爲可信以文久
于爲令心力交瘁成效茫然因歎先生勇于投檄之高
而又知士之所得自盡者在此不在彼也因頌先生之
眉壽而并著文之所疚心者蓋先生老介節益攀歸里

後杜門不交一客是尤文所心儀而慕倣者也

屠嬾雲九十壽序

循郡學折而東爲甘溪流水汨汨出石罅水木明瑟風景肅爽有闕閱舊宅臨其上入門古柏森森挺霄漢蒼皮黛色望而知爲千百年舊宅是爲明少司馬竹墟屠公之第屠爲鄞四大姓之一里中第宅連雲相望而司馬公之後多聞人嬾雲先生司馬公世孫也嬾雲伯父雁湖公與吾父同舉于鄉兩家子弟通往來故嬾雲之齒長于余者十有六年而相與尤昵猶憶往時追隨角

東井文鈔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藝或飲食遊戲相徵逐往往酣嬉淋漓徹夜不倦忽忽數十年余倦遊而歸而先生亦老矣先生爲人長身鶴立意氣軒舉少壯從雁湖公宦雲南洱海蒼山足跡無不至發爲詩歌有其宗前輩赤水風尙旣歸益好客爲豪舉家本寒素中年益瓠落無所偶意灑如也常與里中名士爲同心吟社詩取率意亦或雕琢爲巧語傳一時余歸自江南與諸老友相約仿真率會爲二盞之集先生裒然爲祭酒余嘗以羅浮藤杖奉先生先生作長歌寄謝余和之有長身瘦骨何名狀祇應喚作老藤杖

之句先生得之甚喜迄今又十年矣社中諸君少于先生者半零落而先生褒衣朱履談諧間作爲祭酒如故然則天之所以壽先生者其未有涯也竊嘗謂世家巨族足以維持風俗爲閭里典型者皆有一二老成人守先待後支柱其間其功業文章未必盡有聞于世而人風未遠古道猶存使後生末學望而有所矜式則先生之壽其維係于吾鄉風教者尤鉅也明年春爲先生九十壽且先生嘗謂余吾家故多壽自司馬公辰州公旁湖襄惠簡肅諸公以至吾祖暨伯叔父皆耆壽然未有至九十者從此當別開生面矣余謂諸公皆名壽並顯今先生名不逮其壽絀于彼者伸于此先生當更爲社祭酒者十年使吾輩得奉期頤之叟談故家遺風軼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夫爰筆其語以奉先生觴

周甦園八十壽序

余歸自江南約故鄉耆老做真率會爲二簋之集嬾雲屠君爲祭酒次則甦園周君相與數晨夕相過從者六年九十余爲文以壽甦園亦壽八十復索余文侑觴余

何敢辭甦園精於醫好以方濟人中年附海舶將至臺
灣訪所知中途遇颶風大作舟漂泊震蕩不知幾千萬
里抵一島問之則呂宋國也幸其國奉中華聲教留居
衣食之甦園遂以醫行其國中嘗愈國王病王甚重之
既而得買船附以歸以爲得生矣乃遇礁石舟破同舟
者皆援石趨山麓君方酣臥舟中若有呼其小名者驚
起水已沒脛急趨援礁石則巨浪擊石身隨浪墮海中
自分已矣見神人立海面與衛甚盛前列江夏侯旂幟
神呼輿卒起先生海中則又巨浪擁其身直至山麓同

行先在者援以生恍惚中見江夏侯旗幟冉冉入雲中
未遠江夏侯者吾祖唐明州刺史公所封號也其廟去
先生所居不數武爲先生家所世祀於以見侯之威靈
達海外而先生方且敦龐耆艾以其濟人者見濟於神
爲不偶也先生復留呂宋道益行費用得不乏嘗愈夷
女病女邀先生至樓上盛飾其妹使奉巾櫛夷法娶夷
女者不得歸先生方蒼皇無措遙見同行者過樓下亟
呼救同行者爲鳴於夷官得出先生阱中而夷女誓相
從擲身從樓窗飛墜先生復留方治之去先生再留呂

未久之始得附船以歸歸而叩首江夏侯神前更其號曰甦園先生既得歸復以帶下醫行里中名益起晚年病蹙不出門青裙綠髮與夫鳩盞茶之屬來就視者日圍坐人謂先生從海外來得龍宮祕方先生謝無有也竊謂人之病也類於溺而望救於醫也切於神中流失船呼號乞命其生也百之一若大海之無津涯而魚龍變幻之出其側則其生於神也又萬之一若夫疾痛之顛連水火之交戰使遇和扁直反掌耳而醫者不一援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當必爲明神所震怒不救者今先生既從海中得神救以生當必推神力以惠濟斯民慰其顛危望救之意則雖謂君獨得海上祕方可也先生好爲詩嘗與里名士爲同心吟社詩必立就晚與二盞集身或不至必先以詩然先生固不必以詩傳乃紀平生所以濟於神而濟人者以爲序

徐綺城七十攜子遊山序

蘇子云人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豈獨其理然亦以寓意者得意忘象隨遇而安無適非適而留意於物或意在而境不可留或物是而意不可卽所以適其

意者常少而拂其意者常多也余生多好書卷筆墨之外方外雜藝卜筮種植之書以至博奕雜技無不好無不能獨以足力弱無濟勝具不好遊山水而老友徐子綺城好之獨深嘗促余挈舟小溪徐步山間未數里余已憊不可支亟亟返棹綺城目笑謂俗物足敗人意也然余雖不善遊而足跡所歷泰岱崑嶂大行王屋嶠函崧少之大無不至匡廬韶石羅浮粵秀之奇無不過而留焉其於水則涉江淮浮滄海砥黃河之橫決窮清濟之重源要皆得之車塵馬足風波鞅掌之間不能以山川奇氣一發其胸中所有而綺城端居斗室未嘗出吳山伍相江外似未極其遊者而石窗雪竇鳧巖鞠候之區歲或一再至窮幽極險不探其勝不止蓋綺城自負才力有志四方旣以明經老則一意摧橦息機逍遙吟咏以與山水爲緣雖所歷不過數百里之間而余已瞭乎後矣今年初夏爲綺城設弧之慶先數日過余曰吾惡夫世俗祝嘏之煩且擾也將挈吾子遍搜四明深處假樂山之名祈靜者之壽君固不能偕也余笑曰君往矣四明故王可交賣藥處劉綱樊夫人之所從得仙

者也君試徘徊丹山赤水之間所遇野夫黎老尙有如
謝遺塵其人者乎將見洞天爲之再闢而福地得以下
居則余雖老憊無似亦將引領攜杖從君於高巖絕壑
間也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夫
亦曰寓意而已矣

族叔國屏七十壽序

自古郡邑風俗之醇美習尙之敦龐類皆有世家鉅族
老成典型足以維持名教震勵後起如藍田之呂相州
之韓固不僅以名位文章焜燿當世也吾鄞自宋以後

世家競起先後輝映指不勝屈而吾黃氏獨自唐刺史
忠濟公以來歷千年益盛不衰及僉事公聚居城東南
尤以族望見重鄉里其間多飭躬敦行至老不休者爲
之表率用能永久益著如此余自髫時見族中父老扶
杖優游穆然有高會規矩之想而族祖夏齋公與吾父
墨舫公尤以道誼氣節相崇尚家聲爲之再振夏齋公
嗣子國屏先生與予年相若猶得備聞先人遺訓願以
家累不得卒業于學服賈走四方余亦宦游南北不相
見者幾四十年獨聞先生事親孝與朋友以信家遭回

祿見先世小像爲他人所得亟購而歸之獨力盡葬其伯叔兄弟之未歸土者醇行卓著閭里歲己巳余歸自江南得與先生杯酒道故留連終日相樂也顧其時先生尙未抱子每循其髮邑邑不得志余謂天道報施善人久當自定先生必昌後者旣逾年果得子今年春復觴余寓居其子則已勝衣知揖客瑤環瑜珥茁其芽而先生亦年七十矣柳子厚憂春秋時享子立捧奠而後周周六周七同年第進士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詎不信夫先生雖躋古稀而精力強健如少壯時其制行益修謹可爲後進楷模從此由八秩以至期頤含飴繞膝之樂正未有艾請進一觴以爲先生劬卽以爲序

姚對山五十壽序

士之高潔有過於柴桑處士者乎其言曰人生歸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夫淵明以愛菊名其平日所營而安者亦惟是植杖耘耔徘徊於平疇遠風之交雖復葛巾漉酒不改晉人風致而致意於田園之蕪未敢忘西疇之有事是以其言平易樸實如此而高風遂負絕千古然則士之無所營而求自安者其

皆喪其高潔而不自知者也近世以來好事者多愛菊
吾鄉秋社菊花尤盛飾盆甃崇臺榭裁紅暈碧鬪艷爭
奇燈月交輝笙歌間作遊人士女連袂傾城使周茂叔
過之當必曰花之富貴者非復東籬先生寂寞生涯矣
壬申秋余與二三老友看菊歸過青田姚君舍其庭前
列巨甃十數遍植秋禾玉粒浮黃稻孫昌綠蕭然有東
臯籬落間意余顧而異之姚君曰此吾不忘乎故者也
蓋姚君世居東鄉姚浦以耕讀世其家既遷城居橫經
課子繼有成立而猶不忘故習如此竊謂四民皆有所
營工賈末矣古之士類得兼農然沾體塗足春耕夏畦
之苦非吾輩所能措足獨有食舊德服先疇進或榮於
時退則守吾故庶幾營之而安而無慚有道者乎然則
盆甃所植其與幾何有以知姚君之寄意有在也是歲
適爲姚君五十初度是不必採玉田之禾進菊潭之酒
當卽以此一盆一甃爲姚君壽未知東籬翁以爲何如
也

盧月船先生詩鈔跋

王子春予攝令端溪其地出硯石頗好搜刻古書婦人

女子皆能業剗劄子乃搜篋衍出所錄月船先生詩若干卷付之梓昔韓文公集出其壻李漢所校錄子少居先生甥館竊見先生浩浩落落含古茹今學務爲無所不窺口不雌黃人物而不可一世之概時見于停樽掩卷之餘世亦莫得而知也先生歿子方欲盡搜平生著述彙而傳之歲月易逝來者難期況子亦以不習爲更風波震撼漂泊無定所乃僅就所錄傳之以當西州之慟嗚呼所以傳先生者如斯而已乎

墨舫府君手蹟跋

東井文鈔 卷一

三 五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右吾父墨舫府君與叔父緯亭府君書凡十幅前一幅館蘇州時所寄後八幅爲樂平浮梁官署信府君兄弟起寒素刻苦自立吾父遺愛在民壽不稱其德用能遺澤後人俾不肖如文亦得脫身宦海風濤之中歸老故廬而叔父以才望振一時昌大其門閭今兩家子弟皆能守前業恂恂自好其培植而厚貽之者可不知所自歟歲庚午季弟定蘭集所得遺札裝潢成帙以示文讀之法然且念定蘭奮起孤童獨能寶愛前人遺蹟他日必起其家者吾宗孫曾欲想見前人世德其亦有考於

茲

讀謝山先生太傅公碑陰跋

天地晦冥國家板蕩羣雄逐鹿生民魚爛有人焉奮臂而起除暴亂保鄉井出斯民於水火而衽席之請命於朝而守其地若是者聖人之所與乎所非乎褒衣博帶談王賤霸迴翔於沸鼎覆巢之中視國家之顛覆若秦越若是者聖人之所與乎所非乎唐末錢武肅王起閭閻將八都兵平劉漢宏其後討定董昌奄有吳越傳四世世未有非之者吾祖太傅同時並起亦以兵禦台寇

東井文鈔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文平奉化明州之亂與錢氏協力平董昌奏爲明州守其事若合符節世不非錢氏而深寧王氏乃獨疑吾祖甚矣宋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以深寧之淹博而亦蹈致堂諸人之餘習爲可惜也謝山全氏起而辨之是已顧其以李克用爲比亦未合克用晚節盡忠唐室而初倔強沙漠殺招討其過不可掩不得與吾祖比吾祖所代之鍾季文本非長安命吏蓋其時明州之亂極矣取而定之使鄉土安於磐石而百姓復見開元天寶之休斯之謂以勞定國民之百世祀宜也吾祖與錢

氏其起同其先爲董昌將同其力阻董昌使勿反亦同
卒之同心犄角而夷之英雄所見固有不謀而合者其
後吾祖晚年稱病辭印綬封府庫視夫其位若敝屣俾
吾黃氏得保世滋大以昌於東南而錢氏亦以納土中
國保其福祚事又有相合者然錢氏納土於四世之後
而吾祖則及身而致其事於朱氏代唐之時此其明哲
保身且粹然以保純臣之節尤非後世豪傑士所可仿
彿夫其後不難脫屣富貴以完臣節則其初起事直欲
以拯生民之難爲鄉里保障初非有顯榮割據之見存
其中也而淺見者猶沾沾焉議其後其亦一言之不知
也夫

書鮎埼亭集徐闔公墓誌後

徐闔公壬午舉人與吳易舉兵太湖至泖澱軍敗子度

遼死焉闔公脫身奔閩唐王授天興府推官

唐王以福州爲天興

府擢兵科給事閩潰入浙結寨定海之柴樓爲魯王舟

山聲援陞右僉都御史辛卯舟山破從亡至鷺門魯王

上表于滇戊戌桂王遣其臣周金湯至海上遷闔公左

副都是冬隨金湯人覲道經安南要以臣禮不屈迴舟

誤入一綫沙得東風始出僅而得還仍居島中時鄭成
功于魯王修寓公之禮從亡者皆依焉成功初在南京
國學嘗欲學詩于闇公以是尤敬禮如是者幾及十年
其後入臺灣壬寅成功卒魯王亦以是冬歿闇公屏居
山谷與其後妻戴氏伐薪煨芋僅而得存後輾轉入潮
州山中居一年以乙巳五月卒年六十七戴氏從亡總
兵戴某女也與闇公善謂闇公文弱風濤戎馬難以自
全而其女有文武才以妻闇公戴戎裝握刀上陣艱危
奔走卒賴其力以免闇公卒于潮戴上書州守乞負骨
歸葬許之乃與其仲子永貞扶柩歸松江與闇公前妻
姚同志相守以死至今松江人傳其戎服遺像

右見姜孺山松江詩鈔與謝山先生所作闇公誌多不
合孺山稱其海外詩有釣璫堂集閩中林霍序又有海
外幾社集鄞陳士東與焉其流離海外以至轉死湖州
皆見于詩而其過安南則有交行集又有與安南西定
王書言我朝使至貴國皆賓主禮某忝居九列恭承王
命不得行拜禮惟貴國商定使某不獲罪朝廷貽譏天
下是尤公經經大節而誌未及且稱其卒於臺灣似未

見聞公諸集也

三忠遺札跋

右陳恭潔公遺札二錢忠節張忠烈二公遺札各一恭潔二札見當時國步艱難貞臣心苦念及後嗣尤全忠孝忠節札作於太倉內召後尙在崇禎盛時惜未得其蹈海以後眞蹟忠烈無所寄姓名考之續耆舊集當與林西明岳隆者四札向藏莪亭范氏忠節同望世華見之遺命其子付之貞石並模三公像於前而文爲之志

鄭簡香二硯窩集跋

東井文鈔卷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郡故多世家大族國朝以來尤推鶴浦鄭氏自寒村老人而下後先競起幾如瑯琊王氏人人結集爲海內推仰余之得交于鄭子簡香也以其叔三雲其時簡香未弱冠已嶄然見頭角封胡羯末之中儼然康樂望而知非裙屐少年也三雲旣從事四方不能竟其學而簡香行益高文益進聲光發越得幸當代鉅公以制科特徵己巳冬余歸自江南簡香辱與余子通姻婭乃始得朝夕過從盡出其詩若文相示爲之歡呼快誦燈炮漏盡不能止信乎故老之遺風未泯爲足守先而待後也

抑余又有進者柳子厚之論文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太史之文牢籠百代涵蓋千古而子厚獨以潔盡之豈特以其十數卷之書網羅數千百年之事如列眉指掌爲簡潔已哉喻如造物春生夏長千奇百怪軒豁呈露然後固而存之以得夫潦盡潭清之候其積之也愈厚則其出之也愈峻其取之也愈多則其用之也愈少固非厭繁蕪而守寡陋者所可襲其形似也今簡香亦正在春生夏長之時方當謝華啟秀繪天工而章黼黻異時由博而約由絢爛而平淡以庶幾乎太史之潔余雖老猶能抵掌而讀之

宋殺岳忠武論一

賊槍戕殺岳忠武沮中興之業傷義士之心讀史者至今憤憤或歸獄高宗以爲忌欽宗之歸而不安于位也在賊槍當時或有以此中其主之心而堅其自屈然猶未爲探本之論也夫岳氏之死則陳橋兵變爲之也夫立國之勢必有所趨得之易而懼人之效其尤則必鑒其易而爲之防而不知其所爲防者適以自弱也宋祖乘五代積習徒以素得士心一旦起陳橋而得天下

如反掌于是得士心之將之爲世大忌者終宋世而不可解豈獨君忌之卽謀國大臣所爲老謀碩壘者亦無不以此爲事宋祖杯酒解兵權之後猶欲殺符彥卿賴三槐王氏保之耳迨其後世去五代已遠然王德用初無武功徒以材略威望爲士心所歸往遂有貌類太祖之謗狄武襄奮起卒伍立功南北位樞密一時羣相指目雖賢如歐陽公亦且再三爲防微杜漸之奏而武襄遂黜陳以死夫武襄豈嘗有絲毫跋扈之迹見于顏間而沮之者又非小人則宋世武臣不得盡其力以效忠

于國家自其承平時已如此何者其所以得之者乃其所深忌也忠武提兵朱仙鎮兩河嚮應豪傑歸心吾知賊檜必且言之高宗以爲岳果走兀朮直抵黃龍府則中原士庶必且擁以爲主黃袍加身驅兵而南而半壁之天下可以立亡彼高宗者積畏生疑忌而又鑒其先世之故事斯其醉心悚骨十二道金牌之召所爲不旋踵而發召之不已而卒至于戕也忠武當日亦未必不微見所以召之之心至于甘心毀成績而全忠孝而論者或謂忠武可方命拒召滅金而後返者又兒童之見

而適足傷忠武心也嗚呼自古得國之易無如宋祖而其弊乃見于末世是則論世者之所當知也

忠武論二

明邱濬著論謂秦檜於宋有再造功岳忠武未必能成功聞者皆唾之余謂宋之得以和存亦忠武再造之力而賊檜不與焉夫強弱相并強者利戰弱者利和然爲弱者謀必且竭力致死有大創夫強敵而後和可恃搖尾而乞憐則終爲之肉耳金之以和啗宋而旋背之者不知其幾而卒出於和者則以忠武朱仙鎮之威聲

東井文鈔

卷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以大畏其心而不敢動也是故忠武以計廢劉豫而金始一和及兀朮敗盟而荆襄之師旋至於汴彼兀朮者乃始喪胆裂魄僥倖於忠武之召還而何敢復爲不和之舉是忠武雖以此死而功在社稷也若忠武死而不壞者則以韓世忠劉錡吳璘之徒尙在而兀朮亦氣喪而不復振嗚呼忠臣孝子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患而其功乃僅止于此乃并其僅止于此者莫爲闡發而濬乃歸功於賊檜明人之無識如此其後楊嗣昌熊文燦之徒畏賊主撫而卒以亡天下是守濬之衣鉢者夫

東井文鈔卷之一

東井文鈔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井文鈔卷之二

清四明黃定文仲友撰

上鐵制軍書

某以忝倅閒曹荷蒙憲臺下車以來首先拔擢委權刺郡夙夜黽勉冀圖報稱伏見福星臨茲南邦宏猷所布如建立徐鎮截留川米近復籌開海口古大以爲爲民之碩畫迥出尋常萬萬某猥以菲材荷蒙重任亦思下求民瘼以稱德意伏查徐屬最爲民累日重日深者莫若帶徵積年災緩錢糧及攤徵各款河埵銀兩也緣

東井文鈔 卷二

一四明書

約園刊本

徐郡本係積歉之區歷年緩徵糧銀以及王平莊各工應攤徵歸款之項年復一年愈積愈重卽如本年蕭縣應徵額銀止三萬五千餘兩而應帶徵各項至有十一萬二千餘兩邳州額銀止三萬七千餘兩而各項帶徵至七萬餘兩宿遷縣額徵止三萬有零而各項攤徵至七萬九千餘兩其餘銅碭睢寧各縣情形大略相同是徐州一郡帶徵之銀反多於正額兩三四倍不等民力實在難支反以熟年爲諱查本年麥秋幸有七分夏間得雨未能霑足秋收雖未計有成數已形歉薄茲據各

州縣衛先後詳請將帶徵八九兩年災緩銀米及帶徵各款河帑按照嘉慶八年奏請遞緩之例俟徵完六七年以前積欠後再行分限帶徵以紓民力等情具詳前來業經某據情轉詳續懇奏緩在案竊惟州縣有司賢愚不等獨至催徵一項則皆利開徵而必不利於停徵以催徵有羨可資也乃徐屬雖遇略可開征之歲亦不得已而報求緩徵則以帶徵數重小民必不能如數完納而考成之嚴隨之也若今歲又請緩帶即使明年幸而有收則十一萬者併加帶當十五萬七萬者當十萬

東井文鈔

卷一

二四明政書
二約園刊本

外其勢愈不敢報開徵也如此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而小民緩徵習爲故常竟不知有應納錢糧之事一旦豐歲併徵力既不能盡輸情復敢爲賊抗此皆地方官所熟計而不敢言者也竊惟帶徵之虛款不除則此後之新糧永不敢復言開徵是國家歲失鉅萬銀於緩徵之一舉而又實非州縣有司之罪也伏惟聖天子保惠斯民如天溥澤凡遇災歉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濟窮黎大人公忠體國胞與爲懷可否俯念徐民積困已深陳情籲奏將徐州府歷年帶徵攤徵各款量予豁除以裕民

力行見合郡生民仰沐皇仁憲德感戴歡呼曷其有極
某不揣冒昧瀝陳下悃上瀆憲聰除將本年帶徵災緩
河帑細數及歷年應行帶徵總數分列兩摺呈電外惟
祈鑒察

上吳廉使書

某仰荷憲恩移署揭陽茲於八月二十七日抵揭任事
伏念揭邑俗悍民刁兇鬪蜂起已成積習某叩辭鈴閣
之時仰蒙面諭諄諄謂必破其利於械鬪之源而後鬪
風可懲此誠洞徹沈痼爲越人洗腸伐胃之治某履任

東井文鈔 卷二

二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之後細心揣聽大約揭邑從前大姓巨族藉有嘗田積
累日久管事者無可開銷則起鬪案爲開銷之地而紳
士利於鬪一案旣起大概頭大尾小從輕完結而官利
於鬪兩造鬪告動至數百人無論到與不到皆可取資
而役利於鬪被殺者餽其家口抵償者享用豐腴而爛
棍利於鬪此其積慣成習之由也今則又有異者巨姓
無歲不鬪蒸嘗銷耗無餘紳士一被牽告輒須斂竭已
資是紳士苦於鬪民間旣已困耗考成倍加嚴緊卽有
不肖之員亦厭苦於鬪取利於鬪者胥差爛棍而已然

胥差之弊權在於官逐案刪除濫控則其弊可以立除
惟是兇惡爛棍慙不畏死動輒生風非特弱民患之長
吏患之卽巨姓之紳士今亦深患之矣而紳士不肯與
長吏同心以除爛棍者民不信官也某履此極弊之區
惟有矢天自誓克己清心隨事隨時顯爲懲勸苟能使
悍民知畏良民知依則頽風庶可漸返而錢糧頑抗之
病亦不患其不起但非磨以時月未易言上下相孚也

雜說一篇贈王小竹

余與王子小竹交幾五十年所矣居同里卽年相若業

東井文鈔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同師雖其間出處小異而謹身飭行不爲世俗所指目
晚而家門雍睦無改舊風無弗同者余歸自江南迴視
二三十年之間故交落落獨喜與小竹詩酒往來晨夕
相過從閩餘歲月追媿春暉殊相樂也而其間有不同
者余涉世旣久出入于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
瘁世故熟而參悟多繼乃息機摧擗棄置一切闢一畝
之宮栽花種竹與之所極幾忘其身而小竹葆眞養性
未寒而衣未饑而食惴惴焉若懼造物者盜吾所有以
去者也七十老翁復何所求管欲以余之放曠無涯淡

者易小竹之硜硜庶幾其有寥歟雖然易有之曰日仄
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吾家鷓鴣先生以爲前
離將盡之時正當恐懼修省日慎一日以俟後離之繼
若夫猖狂放恣以樂餘年與夫歎老嗟卑汲汲顧影是
皆致凶之道今余之忘身者近于鼓缶而歌而小竹之
葆真惜命者或近于大耋之嗟皆非歲晚所宜也余與
小竹勉乎哉春月方開化日舒長相與盡其在我而已
何子小愚亦五十年友也方有幽憂之疾其以此廣之

說菊贈洪梅川

東井文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歸自江南閒居無事課僮息圃雜植花木四時略備
而草花種尤繁偶檢本草凡草之入藥者花多奇如牡
丹芍藥當歸牽牛之類豔冶稱一時而惟菊種尤多品
高而功著菊潭之飲可以長生其于老人爲尤宜以是
多藝菊然苦培植滋養之難不能盡遂其性籬落間黃
花初散寒蟻瘦蝶掩映夕陽聊自娛樂未敢與專家老
圃爭奇競豔也姪倩供生梅川以醫名郡邑顧獨好菊
每歲購種走千里遍失越得異種歸珍護若拱璧自稚
苗初茁以及長遂移插旦旦巡畦町疇時其水旱而爲

之滋植去其蟲螟鼠雀之爲菊害者一枝片葉不使沾
泥淖暎風日又去其枝蓋使俯仰得勢終日汲汲然勞
苦不倦及暮秋羣芳爭秀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于是洪
氏菊遂獨擅一郡蓋以花之性情爲性情而不拘拘于
舊譜之成法其醫花也若醫人而花之生以遂非苟而
已也余謂子之醫人亦當如醫花夫花之弱者宜培過
培則嫩生花之繁者宜削過削則傷本水旱異宜朝夕
異候時而察之而不傷其天和斯子之善治花也今醫
者守一先生之言風寒也而與以參耆內傷也而進以

東井文鈔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硝石是適以戕民生而爲子所笑者也子勉之亦惟以
人之性命爲己之性命而日加意焉菊潭之延年方且
蒸爲太和以壽世而非特區區花色之曜人已也

說莊一篇示岳孫

莊子稱呼我爲馬吾應之以馬呼我爲牛吾應之以牛
世以爲玩時不恭之語何讀書之識淺也人間世一篇
窮極世變卒歸諸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實得素位
而行之蘊余嘗有句云呼牛往服箱呼馬行千里一朝
筋力盡全歸了無悔自念生平引重致遠牛馬之力盡

矣今則華山桃林放耶歸歟然老驥雖無伏櫪之思老牛豈免舐犢之念其猶將終吾身而已乎

維岳字說

余長孫初名維崧字子中既入成均更名維岳而字之曰山甫非敢爲岳降生甫之夸也夫山靜者樂也動者之樂以水然山得水而說一邱一壑必有清泉石瀨縈迴灌注其間而山之美以著若夫大山喬岳盤回於數百千里之際則江河爲之帶而巨海蕩其靈蓋動靜相資無動之非靜也山之動莫如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而山之靜如故也不然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彼塊然者未始非靜也而何樂之足云以岳之資近於靜爲說以廣之嘉慶丙子良月中泮息圃老人書

交戟之士說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增封越疆將起師北伐齊爭伯于中原于胥爭之力諫之疾吳王怒不信也交戟之士有笑于列者吳王召而叱之曰寡人與相國謀事小臣安得笑有說則止無說則死交戟之士對曰臣安敢無說臣笑相國

隆于越而少大王之雄威也夫越蠹龜之與處而魚鼈之與同儕彼其君且爲弄臣官且爲外府而相國視之若敵國臣是以笑吳王喜曰然寡人故不信也交戟之士曰臣亦笑王之不好伯也吳王佛然曰奈何對曰夫伯者實則勢名則義臣以君王之赦越爲負不義之名而不足以服齊魯也彼齊魯者禮義之國好折人以義窮人以辭今君王率仇越而伐強齊齊有辭矣何懼且夫越雖至卑微不足道然而親集矢于先王之趾吳之民猶隱痛焉今君王入其子女玉帛而赦越天下諸侯

不知王之大幅度足以振之也而謂王以玉帛子女易先王之趾其誰不輕吳而逆王且王亦知魯莊公之事乎魯莊公擁強魯敗桀宋威儀才藝爲天下先然而齊襄公殺其父而不能報也天下笑之曰此齊侯之子也今以吳之強不能報弱越而封植焉天下其不以王爲越王之子乎相國不是之恥而沾沾張大越國以堅王之自用臣固笑王之不欲伯而亦笑相國之毫而智短也吳王勃然怒髮盡上指冠曰久矣寡人不得聞此語也寡人幾不得自比于人於是回伐齊之師命伍子胥將

而伐越

讀康誥

康誥三篇以朕其弟小子封稱謂觀之自宜是武王之詞但康叔爲成王所封于古實有可考漢儒之言可置不信若左傳祝鮀首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于是命以伯禽而封魯命以康誥而封衛命以唐誥而封晉封魯封晉在成王時無可疑者何獨疑于衛又殷民七族盡畀之衛使其在武王時則武庚三監更在何處位置此其確有可證者也明車清臣以爲武王時作書成王時始用則尤屬騎牆不可通之語大約此書當從古註

東井文鈔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本書非獨如前所言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語氣也未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維乃知則尤爲周公之言無疑蓋自三叔流言王疑之召公亦疑之而獨康叔能與公同心所以定亂之後首封以殷之餘民尤爲的確不可易者大抵聖人之心明白洞達當時奉王命以封故冠以王若曰而其爲誥則皆周公之語不妨明述己意非若後世代王言必不可參以己語若出于武王則武王之心天下戶知之何得有朕心朕德惟乃

知之語乎

讀左傳

左傳魯莊十七年十月初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注武公也明年春晉侯朝王林注晉獻公蓋據史記武公卽于莊十七年卒耳若據冬封春朝尙宜是武公其後莊二十三年獻公始見于傳二十八年卽記二五耦事夫獻公必不敢于父在時上烝生子女若在武公後則卽使武公死在魯莊十八年至此十年耳而申生上有姊至此最多止八歲重耳夷吾五六歲耳何能出据

東井文鈔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邑威民懼戎左傳之誣如此

此時夷吾已能訴屈賊之惡

晉文之年歲史記最爲詳晰云獻公爲太子時文公已自成人獻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及獻二十二年出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在外十九年入時年六十二矣而申生又爲兄可知左傳之誣此事斷宜信史記

因前說知夷吾烝賈君亦大誣賈爲獻公元配至惠公入時將就木矣

有難者曰據秦穆夫人乃申生姊而其嫁于秦在殺申生之後執井伯以媵穆姬是也史記年表亦于晉獻二

十一年卽殺申生之年迎婦于晉若因重耳之年而謂申生當四十餘則穆姬之嫁不太晚乎曰史記固云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齊姜早卒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旣曰女弟固不妨參差左先敘穆姬亦謬總之事須論理若重耳夷吾皆五六歲驪姬何所畏懼而遠之又申生若在獻公立後生則伐東山時當獻公十七年申生至長止十五六年耳亦未必能將而前一年士蒍已勸其爲吳太伯皆屬無謂可笑

鄭三雲傳

東井文鈔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三雲道人姓鄭氏名辰字箴衣後慕謝遺塵九題之目乃自號三雲家慈溪鶴浦白其高祖秦川遺老與梨洲黃先生交至今稱所居爲二老閣曾祖寒村先生起家庶常以詩古文名世子孫世其業門風爲一邑冠冕三雲少承家學與其兄弟並馳聲譽序歲丁酉受知韓城相國以拔貢至京師是時余亦公車北上握手鄉邸相與詩酒馳逐往往高吟大呼視取青紫如拾芥孰意其潦倒一官卒以張文昌之疾歸老江村以歿爲可惜也三雲旣以貢留京師屢應京兆試不得志久之以四庫

館膳錄議敘得布政司理問候補江南理問職閒江南名勝地多名卿材士三雲雖不得志猶幸以閒官得寄其山水友朋之樂欣然就之乃需次十年不得闕役役常調中奉檄奔走無寧歲益非所好嘗署蘇松常三郡通判又署揚州同知皆閒曹無所試一攝陽湖令有弟訟其兄結盟者面呈名摺三雲笑曰此汝兄率錢會摺耳立毀其摺而諭以倫紀禍福其兄弟亦感悔爲好毘陵人常惜其攝縣之遲而去任之速也其後押太倉運至通州得目疾歸歸復奉檄送安南降人赴廣西三雲

東井文鈔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賦詩有我道此行殊不惡七星巖畔有空青之句旣歸自廣西乃借補徐州府經歷遂以目疾告歸里復□年而卒三雲事親孝撫孤姪有恩平居詩文成集皆藏于家祖某父某其先世皆自有傳誌茲不具歲庚午余歸自江南距三雲之歿□年矣其子某始克葬三雲于所居之側若干里而求余爲傳余不敢以不文辭

何烈婦傳

何氏山陰平溥之妻也初溥從其兄春江遊幕揭陽娶何氏春江久喪偶亦娶番禺某氏同寓家揭陽嶺南地

僻遠居家或不能循禮法何氏獨靜好簡默甘淡薄以婦德稱未一年而溥病卒何氏姪八月方依其兄翁以生乃又一月而春江亦暴卒番禺某氏者遽擊其資颺去且以諷何氏何氏唾棄不顧獨殯其夫兄弟于縣西門外泣拜曰未亡人所以忍死須臾者爲腹中一塊肉冀延平氏後魂而有靈其陰恤余也旣歸依母以居彌月而子寤生氏宛轉牀蓐痛苦不可忍醫者言勢不可兩全留母不留子留子不留母氏疾應曰留子旣而子下卒不育何氏瞑眩中問其母曰生矣男乎母曰女也

東井文鈔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死矣何氏噉然呼曰噫是復何望舉首擊牀櫺血濺溢而死嗚呼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氏閨門弱質非有禮義之涵濡保姆之諭教而皎然如此是足以抵狂瀾而輓末俗者歟夫旌別淑慝樹之風聲守土者之責也予方吏揭陽且與春江有一日之好爰傳其事以爲他日誌乘之徵烈婦其先亦山陰人父賈于豐順生烈婦烈婦死年二十七

貞烈王淑姑傳

余從弟定聲聘婦金氏定聲天金氏誓死過門守節撫

嗣子若孫三十餘年而死得旨旌表余方誌其事并集鄉前輩姜白巖蔣樗庵諸先生所爲貞女議說刊以問世而金陵李生莖以其父文燾所志仲嫂王氏貞烈事求爲之傳嗚呼閨門弱質至性鬱結薄九天而湛九淵愈出而愈奇有非儒生拘迂墨尺之見所可擬者爰不敢以不文辭按所志貞烈王氏名淑姑台州臨海人也少慧從其邑旌表節婦素輝閣洪氏受學能吟咏才名噪里中文燾父參戎公某官象山與貞烈父博士昌熙善爲仲子某聘貞烈旣具禮矣而某居金陵未知也方

奉叔父命聘鎮江吉氏于是兩家哄然幾涉訟參戎公爲請于兩家願偕娶而以姊妹爲長幼吉許諾王之父許諾卽女亦心肯無一言而貞烈母獨憤恚謂吾女慧如是何患不得佳婿而變居爲卽取聘物擲還李而爲女別媒女初聞母言泣請于其姊若季母婉轉回母意而母執不聽女于是涕泣不食遍書其戶牖曰我生不怨妾薄命我生不合有至性家人曲慰不可得相與防守之一日防稍懈覓女不得竟得之井中先是母還聘時獨缺金指環二以爲遺失至是出女井中則左右手

二金環煜然嗚呼天只不諒矢死靡他古有其語今見其事然婚欲續而莫續聘雖還而未還女之守此金環以死文可謂得死所矣于是素輝洪節婦來弔哭且表其所書絕命句收其遺文而天台齊次風宗伯哭以詩題之曰貞烈參戎公聞信大驚且感乃命某馳之臨海親迎其木主及遺像以歸歲時祀享仍命吉姊之嗚呼貞義激烈之行不恒見於世久矣獨閩閩中或未婚守志甚或絕脰以殉而明儒若震川鶴濼輩猶從而非議之若貞烈淑姑者又何以稱焉夫亦至性所賦天寶靳

東井文鈔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函刊本

于男子而鍾于閩門吾還以貞烈所自題者斷之而已
李本金陵人今居鄞女死時年十九

夏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道炎字上伯號夏齋少負逸才九歲作壽星詩有拂地長鬚銀線舞摩空高頷玉峰齊之句歲癸酉舉於鄉其程式文錚金夏玉流誦藝林主試裘文達公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賞時先生已淹抑贊序者二十年年四十矣旣屢赴禮闈不得售抑鬱無聊時縱酒刺飲罵坐益與時不合居京師館貴人家貴人貌爲恭敬

先生醉輒叱訾其用事奴子奴子乃舉先生所注周易告其主曰是好著書且得罪罪輒累主人主人大懼辭先生先生益困歸里先生雖一縱於酒乎然其沈飲大醉輒發抒生平志行遇族中子弟稍不馴行者乘醉發其陰事且歷陳先世家訓規矩相賞責語喃喃不可止時忽勃怒亟欲施夏楚以是里族少年聞先生聲咳聲卽屏息不敢見里有爲疫鬼所虐者其家延巫勅禁鬼附病者笑曰是何能爲若能得黃夏齋飲我我卽去其家人叩頭求先生先生喜卽詣病家既而酒呼鬼對酌曰若飲我酒我所與飲皆若儔耳趣飲我酒去慎毋困庸兒旣而病者竟愈里中競傳先生能驅疫鬼先生亦自喜然卒不得志嘔血而卒先生嘗修家譜遺詩文亦富卒後十餘年二子相繼沒遂以散失余嘗於京師得先生所著周易兩本爲方二寸紙細書極端謹潔歸藏於家亦燬於甲寅之火先生遺墨遂不可問矣季弟季聲公諱仁赫亦能文乾隆庚辰科房考某公得其卷大喜以第一薦竟不獲售以諸生終

聚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緒奎字殷仲號聚齋於吾父爲叔父行而年差少其詩文多得於吾父及夏齋先生余五歲從先生習句讀時先生已有聲黌序矣先生性利易絕不爲崖岸余年十八歸自江西先生見其文若可教輒喜引爲忘年交出其詩文相參酌並忘其爲十餘年童子師也其平居待人接物粹以和里中無少長皆敬而親之余旣以饑驅走四方兒子式鬻稍長知就學先生所以視之者如余少時顧終老困場屋嘗語余曰吾八月十五生於二十至六十凡遇生辰皆在矮屋中對月自醉未知

七十當何如耳嗚呼豈意其七十而猶躡省闈也然先生於得失亦似淡然無所與者蓋其天性和易不可得而窺也中年後好爲詩詩稿積至盈尺爲短長句亦數百篇和易如其人多可傳者先生再從弟緒復字其心居貧敦內行弟其玉中年狂走不知所之其心公刻苦撫孤姪恩意甚至俾弟婦得安其家其心公卒無子緒延字世賞亦先生再從弟也嘗與余同學於先生性敏慧好雜學無所成亦能爲詩全謝山先生句餘土音所賦莊太常詩里中多和者世賞公有十三陵寢空黃土

廿四郎君已白頭之句爲長老所稱卒年三十二亦無子

范太孺人傳

吾族自明中葉以來冠蓋蟬聯鍾鳴鼎食爲閭里望而吾宗自二穎公以朴厚無機械閱再傳至馳贈公益困馳贈公卒後勢益岌岌其得由微而著熾昌褒大以有先人之業者惟范太孺人是賴孺人歸馳贈公生吾祖贈公及陳俞王吳四女子而馳贈公卒贈公幼未能有所立女子子多在襁褓家有樓一楹樓下又居他宗爐

東井文鈔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煙竈火雜聚一樓無一畝之植晨夕所需惟賴十指織紉或泝辭寶以爲業三旬九食以爲常贈公稍長好客孺人喜脫簪珥佐之贈公嘗與族人坐樓上縱談稍久思得茗飲客顧無有孺人呼樓下宗人假得之蓋其平居終歲未嘗得茗飲也然數十年臥起一樓寂然肅然未嘗稍有疾言怨色聞於外歲時族宴會亦未嘗下樓一闕庭院以是族中長老及子姪娣姒無不交口頌孺人賢相嗟歎爲不可及及贈公棄孺而買稍有以自潤余太恭人來益相佐爲理稍稍闢房屋樓下置書塾延

師教吾父太孺人乃得從容頤養及見吾父入學娶張
恭人生吾兄定宇於是太孺人年八十餘矣髮鬢黑齒
牙牢固如少時而坐起一樓未嘗一下闕庭院稍有疾
言遽色聞於外如故時於是昔之歎仰之者愈慨然以
爲真不可及也文生晚不及見太孺人余太恭人常訓
之曰人家無論榮瘁但能世守忠厚闔門嚴肅後無不
熾昌者吾家水源本由微而著端賴先姑因爲縷述
太孺人平生又數十年文乃泣而志之亦吾父之志也

顯祖妣余太恭人傳

東井文鈔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恭人性嚴正歸吾祖時家故貧太恭人刻苦佐吾祖
成立家業上事范太孺人下撫教吾父婦道母儀爲里
族師法其微時族中房屋有爲他姓覬覦者太恭人亟
脫簪珥衣物購其室以歸家屢空不顧也晚年享吾父
祿養叔父家亦隆起內外孫曾數百指里黨以爲榮太
恭人處之如故時召集諸孫婦諸女講婦道謂凡家業
興廢雖由男子克自樹立然無不自閨門嚴肅以興或
縱逸怠惰以敗吾家所以由微而盛者實由范太孺人
淳德備行吾與冢婦張三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有

此也閱歷數十年親族中某也可師某也可戒後生者
慎之哉且吾老矣所爲諄諄不已者亦欲爾輩耳熟焉
遞傳之無窮也太恭人少怯弱老而愈健固猶爲諸孫
婦指視縫紉撫曾孫不倦年七十九而終

顯考墨舫府君傳

顯考諱繩先字嗣音一字正木晚號墨舫蓋臣府召長
子乾隆壬申恩科舉人丁丑科第十二名進士官江西
樂平縣知縣調浮梁縣知縣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九月初三日子時卒於乾隆三十年乙酉九月初九日

東井文鈔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時享年四十七歲少刻苦力學居貧不能得碩師輒
自冥追力索窮作者之奧突作爲文章必嘔心刻骨神
與古會體本瘦削長身鶴立又加以苦學遂得眩暈疾
及爲吏江西益自淬勵治民事如身事五鼓起閱文書
出納條教日出坐堂皇決事吏持符案雁行進必盡決
遣且使人人得其情而後已既退敘文稿上大府率至
丙夜嘗秉燭治官書忽喟然起步庭除往來月影移罨
小子定文起請曰大人此時獲上信民是何疑獄而苦
思若此府君歎曰小子汝哉夫獲乎上則獄上囚必死

苟稍有冤反不如不獲上者或可待上平反也吾此時
所思設身爲囚而曲致其求生之路苟必不可得而止
耳其仁心爲質如此然治盜嚴遇敝民喜扞文網者尤
重懲不少貸持廉不苟取與出於天性其自樂平調淨
梁也時鄱陽亦缺令鄱陽朕邑當事以府君應得之或
勸府君稍自潤色府君力持不應乃遂得淨梁其後屢
奉檄平亭他縣獄專事申釋民隱不肯曲折爲同官取
媚以是治聲著江右而終不得晉一階卒以積勞嘔血
請病歸又數月而卒卒之逾月有淨梁民十餘人走至

東井文鈔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庭若有所赴訴者卒見靈帷蕭然諸子衰絰乃投地叩
頭大哭淚盡出血問其人則前明李御史日修子孫其
墳祠爲鄉豪林大榮所侵府君爲執法抗大府直其事
而置林於法府君旣去林復挾勢變其獄李氏無所於
愬乃匍匐二千里而來告其事者也又三十餘年定文
官粵東饒郡人觀察胡公克家詢家世惜曰此吾鄉神
明吏郡人皆尸祝之而傳其逸事者蓋遺愛在民久而
益著如此府君行事具載行述及淨梁碑誌中茲特述
其所庭見者附於譜

顯妣張太恭人六皆張公女也年十八歸吾父自余太
恭人以嚴正治家張太恭人益佐以慈惠生文兄弟五
人二女子孺幼滿室太恭人勤瘁備至每晨起視余太
恭人寢膳捫揣中饋暮卽爲諸幼縫紉補綴率丙夜不
得休冬月龜手血指漉然未嘗有聲息聞于戶外見
鄰居有虐婢者深惡之終身不蓄婢並以戒諸婦著爲
家訓從吾父官江右八年而歸歸又八年太恭人雖處
榮顯然躬服布素率諸婦視井臼內外整肅過於昔時
其視子婦若女均惠無厚薄顧獨賢吾婦病革時獨諄
諄以守家法無墜忠厚風爲囑吾婦亦謹志勿敢忘太
恭人事親孝沒時余太恭人尙在堂太恭人念不得終
養目垂瞑猶連呼娘娘不絕卒於乾隆癸巳十二月廿
二日距生於康熙庚子五月廿八日享年五十四歲生
子五定字定文定衡定樞定杓

余婦盧宜人月船先生諱鏞之女也年二十歸余時張
太恭人從吾父在江右宜人事余太恭人能得其歡心
晨夕不使離左右愛之過諸女其後張太恭人歸宜人
事之如余太恭人性明達白其嫁時衣飾器皿未嘗服

泯然鄰族有假貸無不立應敝之無所憾既從余官粵東余以慙失大府意屢置疲劇地時或憂忿宜人訶笑曰凡仕此地爲一日長亦與斯民有定緣不可強易且妻能安貧子知教讀毋以脂膏自潤爲也余亦爲釋然其平居無僕妾皆有恩妾戀之如母丙辰春余留滯高州宜人年五十二以病卒於廣州寓所宜人雖病困性益明了沒時命檢點箱篋得衣二十餘事日以遺三孀餘銀五十金曰張太恭人家零落有姪年三十未娶遺以此金使娶婦承張氏後亦畢吾事姑心也嗚呼吾述

東井文鈔

卷二

三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前世閨門遺行皆安常處順非有奇節瑋行炫人耳目然其慈祥嚴正所以保世而昌大者皆卓然可爲世法其備聞前人彝訓知遵而傳之獨吾嫂若吾婦爲最熟今嫂死吾婦又死後來者或承侍未久或不逮侍吾恐傳家懿訓久而愈遠也故縷述前微而附感宜人事於後世世子孫其亦知所法守哉

帥峰大兄家傳

吾兄諱定字字一齋晚自號帥峰顯考墨舫府君長子國學生性沈靜寡言笑能習勤苦其視世俗機械爭錐

刀相競心未嘗不知然一不肯爲亦不肯以此逆億其
儕偶以是輒遇困然困亦不悔獨其事親撫諸弟久而
愈擊此則吾家累世餘澤賴吾兄以永永無窮者也初
侍府君樂平官舍年少也經理錢穀出入酬應賓客御
僕隸下至米鹽瑣屑無不綜核府君得以盡心民事不
以家累者吾兄力居多府君以疾歸里吾兄扶侍益盡
瘁府君持廉旣歿後貲不逮中人食指數十口養生送
死婚嫁諸弟婦若張氏妹吾兄皆竭力從事俾吾與諸
弟得縱意讀書無所顧慮然吾兄日以益困矣歲丁未
以饑驅走廣西會余得廣東縣令乃東就余居久之慨
然曰吾二十年前侍吾父居官佐理煩密自謂無所憾
今世態日異吾老矣不能合時宜去汝歸耳旣歸故居
燬於火就燼墟葺屋數楹僅蔽風雨中年喪妻不復娶
閉戶課兒孫靜坐終日閱史鑑人罕識其面時復經理
前世墓田丙舍修廢墜族中賴焉卒年六十六

石軒家傳

吾弟定衡字和石號意竹又號石軒顯考墨舫府君三
子也和石少余二歲少時同侍顯考官舍顯考他無嗜

好公餘稍暇輒呼二子指授詩文法度析經史疑義率
夜分不休余時稍有知識喜問難請益而和石獨循默
聽受無一語退而默坐沈思若有得者既歸里從董小
鈍盧月船兩先生遊益得以知古人讀書淵源遺法余
好泛濫涉獵讀古書似無所抵滯而和石沈潛銳進爲
沈浸濃郁之功孤思獨往不齊其齷不止雨纂雪鈔心
摹力追無間寒暑以是病病益銳進不休蓋自二十年
以後出其詩文淵如奧如奏刀若如而余嗟乎後矣每
相辨論經籍疑義及古今成敗和石鉤深致遠語簡而

意得余恐不勝則旁微泛引相藉拄和石不能辯而心
不然也然余亦已心味其言輒相與大笑和石性淳謹
動守法度余中年不得志場屋鬱鬱無聊或時從博徒
賣漿者遊和石不欲爲顯諫而冀余自悟者其意氣懇
懇懇懇時見於顏間余爲之大悔嗚呼成我者吾弟也
和石十七受知學使錢稼軒司寇母諸生第一未幾卽
以高等食餼後學使大參彭芸楣先生余座主也得和
石文愛重過於余及都憲寶東舉先生來督學尤賞識
之會天子翠華南幸都憲擊之杭州俾與召試將薦爲致

中翰而和石以臨期病不能入試東阜先生爲扼腕八
之歲丙午和石爲諸生第一者二十餘年矣乃悉取平
生時藝盡焚之更習爲平易顯淺之作是科遂得售再
上公車己酉已得中且在前列而是年浙江止取七人
遂見抑置居京師館今副憲邵雙橋先生家和石旣以
學得病學日進病日益纏又以旅居不得志是年秋疾
卒於寓館嗚呼和石已矣然其詩文具在世必有讀而
傳之者自二十以後據臯比席間函文成就後學多騰
達以去或居里塾爲大師是和石身雖困而道未嘗不

東井文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也獨余老而失學役簿書鞅掌中回思數十年同
學相切磨如在隔世茲執筆而傳和石不覺涕之無從
也和石工書法嘗作淳化閣帖考證識者以爲吾家長
睿之比渴筆作山水有王石谷筆意有子式穀今亦爲
名諸生

湘尊家傳

吾弟定杓字仰辰又字湘尊贈朝議大夫墨舫公之第
五子也生於樂平官舍少恂恂循愿大夫公絕愛憐之
六歲而孤又八年喪母依兄嫂以居仰辰起孤童能自

樹立爲縣諸生貢成均嶄然見頭角旣乃從仲兄嶺南
官舍佐其兄督通賦酬應上下約束諸僮僕井井就規
矩仲兄賴以集事吏聲益起在清遠時嘗督賦濱江山
中其地去縣城五百里所謂上峒中峒下峒皆故時獠
獠餘俗刀耕火種男女椎髻耳垂大環逾五寸侏儻頑
獷不可以法制仰辰能就其俗爲化導賦不勞而集獠
中山水絕奇仰辰嘗束緇火入南山巖洞中始隘不容
趾旣而呀然中開宏者爲堂深者爲奧前行若窮倏復
爭勝懸崖中鍾乳下滴歲久幻成諸物相奇巧不可思

東井之鈔

卷一

三七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議最後得一室乳石成蓮花座佛趺坐其上旁立童男
女反龍象鐘鼓無不備具曲肖遊者喜爭明緇火或發
聲贊歎神光陸離如見花雨如聞佛語凡然巨燭三見
跋乃出於北山之北離所入處十二里矣土人前導者
言其北尙有洞逾三十里奇勝尤甚仰辰鼓勇欲往會
仲兄召之歸乃止仰辰常誇其遊之奇而未盡所欲爲
嫌也其後仲兄改官江南仰辰歸於故居灰燼中築室
數椽閉門卻掃習靜頤養又五年而卒

四弟維北像贊

其志之激昂也而未底於成其才之銳精也而未發於
矧其長身獨立炯目電視有似乎吾父之儀刑羌十九
而逝世兮抱冰雪以長扃又四十年而瞻遺像兮似耶
非耶徒涕泗以沾膺況棣萼之俱瘁兮獨老我以誰朋
爾未室家無後可承爾爾父母以嘗以蒸作此些詞用
告雲初

鄭野雲像贊

熙兮其春油然而醉含茹元氣卓爲天民若夫凌鑠一
世之氣岸中韻萬古之精神鬱雲龍其未舉早返樸而
歸眞玉山高寒瑩徹無塵發爲文章天葩吐芬惟其圓
輝而翳光乃潛耀於後昆

禮部侍郎邵公墓表

嘉慶辛未冬禮部侍郎鄞縣邵公以病告天子慰留予
假調攝閱十日未愈再陳情請歸乃始俞允買舟南下
至杭州卒嗣子桓旣奉柩歸里卜地襄葬事條係公行
狀謁余爲文表墓道余以公明德重望宜有當世大手
筆爲之傳後屢何敢以謏陋衰遲如某者承其乏旣又
自念與公生同鄉里素以意氣感激相知契又嘗在公

河南學政幕其知公立身行事爲最悉乃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洪字海度別字雙橋吏部侍郎巡撫江南思蓼公諱基之孫翰林檢討諱鐸之子其先世具巡撫檢討公誌傳效不具公以巡撫公遺恩欽賜舉人辛卯成進士文選主事軍機處行走歷員外郎中主考湖南鄉試提督河南四川學政改刑部出爲撫州知府湖南呂擢岳常澧道江西按察使未任陟布政使調安徽入爲太僕卿宗人府丞副都御史至禮部右侍郎誥授光祿大夫以歿公生七日而孤巡撫公以廉名天下家徒

東井文鈔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壁立祖母王夫人母孫夫人生母陳夫人撫以成立公奮起孤童讀書不屑爲章句一覽無抵滯慷慨持大節遇有所不可不以勢力迴奪其需次吏部也諸城劉文正公舉入軍機處且欲越次補公主事公謂不可以一人格成例文正公益喜重公謂可大任旣丁王夫人陳夫人憂服闋入都久之始得補主事引見高宗純皇帝遂承眷注屢進員外郎中一主考再提學皆以廉明稱上意駸駸向用矣會用事者忌公剛直乃迴翔郎署十餘年始得知府以去久之用事者得罪聖天子親政

事驟擢公自郡守一歲中得布政恩旨所以慰勵公者
甚至嘗陳奏籌補江西倉庫硃批有知人最難得人則
治彌補之事宜緩不宜急宜勤不宜疏毋使病民且有
朕言未知確否汝酌行之之諭公既感激殊恩又念聖
天子所以愛惜人才綢繆國計靡念民瘼之至意而又
不自滿假遠方郡吏一旦懸膺心膂益思所以報稱謂
非痛自尅苦無以率屬吏而收實效於是盡絕藩司所
入無名陋例又斥其養廉所入先有司出以濟公如九
江建兵房廣昌修城瀕江臨湖修墟田隄岸皆立捐數

千金不以累州縣而於屬僚舉劾調補一秉至公於是
羣吏相率激勸兩年之中禡補三十餘萬倉庫日盈而
閭閻無擾至於平庶獄決滯案自其爲知府時已有邵
青天之目至是統轄全省民情益豫附及移安徽悉以
治豫章者治皖旣而以觸熱入覲往返數千里安徽告
饑公履畝勘卹不遺遐遠民受其澤而公病矣旣時廉
至是益困公旣病告貸於里之有力者始得歸已復蒙
恩起太僕遂躋卿貳益持風節不懈禮部雖閒遇典制
所關雖同里相識有以非例干者毅然不可奪而其時

方綜核名實吏或救過不遑獨公始終蒙眷以功名終
信哉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國家聖聖相承知人善任
名公鉅卿卓卓著稱者類皆廉靖無私有以宣上恩德
子惠元元公祖思蓼公于乾隆初以舊學巡江左公亦
以廉直受上知不次拔擢迄今江左之民猶能道思蓼
公遺德而豫章院江咸頌公不衰祖孫三世前後輝映
非獨其清德相似而遭際之隆尤令千百載後欣慕無
已也公卒以某月某日年六十九妻某氏贈一品夫人
子權先卒桓戶部候補員外孫某曾孫某某葬於某原
女口某某其壻也

東井文鈔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屠冕園先生墓碑銘

先生屠氏諱繼序字淇箕明兵部侍郎大山之後世爲
四明望族曾祖某祖某皆諸生贈封文林郎父雁湖先
生可堂乾隆壬申舉人咸安宮教習雲南宜良知縣遷
白鹽井提舉母宜人某氏先生幼沈靜銳學年十七入
縣庠爲諸生其時提舉公遠官滇南封君公老不欲遠
行提舉公命先生奉母留侍養輒能先意承志以孫供
子職先生既少入黌序謂功名易致思爲速化之習揣

摩房行制義先達見者皆許其必售然終以不偶提舉
公卒家益落又數困于有司乃始翻然悔盡棄舉子業
家貧不能多置書爲奇計設書肆市中藉以盡窺古今
典籍且謀十一餽以先生日危坐肆中翻閱異聞圖志
有所得輒蠅頭細書置箱篋歲久積數巨簾嘗爲困學
紀聞補註世稱其淹博以是書肆輒折閱先生復棄去
游粵東從余潮州官舍者三年余官江南復就余揚州
旣而客徐州碭山無所合而歸初提舉公與吾父墨舫
公同學於鄉旣而吾姑氏歸於先生又與余同事月船

盧先生初謂先生時文家耳不意其成就富衍如是晚
年輯屠氏家譜旣成手鈔副本至二十餘冊尤詳于故
鄉舊家掌故有足資考訂者非獨一家之書也余旣歸
得與先生聚首樽酒劇談以娛暮景每以所居城南北
隔遠先生又靜穆不好詣人以不得晨夕過從爲憾而
今已矣先生卒于嘉慶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年七
十四配黃氏余姑也繼范氏周氏子宗濂宗伊諸生宗
潮宗郿葬于江北老界鄉少司馬公墓次將葬宗伊求
余文其墓磚余不敢辭銘曰

維昔世家愈久而繇守先待後厥賴維賢或顯而滅或躓而傳於惟先生是謂得天後蟬聯而鵲起庶考證于斯言

董元中墓誌銘

董君元中既歿之一年其子灼將葬君于清道鄉橫山里之原乃述君行略介何君次風乞銘于余君爲巨源何先生晤余少從何先生遊與先生子小愚爲中表交莫逆君又嘗從余弟石軒受業乃不辭而爲之銘案狀君諱樞字元中亦號沅鍾性醇質樸素生素封家業日

東井文鈔

卷二

三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以隆能謙謹澹泊一不以豪勢加人事親孝與弟友愛課子姪嚴切尤隆禮于其師以是子灼在庠序有聞君年二十二失怙苦次中有以僞券數百金索償者眾咸不直其事勸質之官君以衰麻入公庭爲恥且傷先人心乃于神前焚券而償其金母老得風疾君扶持臥起朝夕不離左右者二年弟某幹材也善主家計君得以一意舉業旣而弟病君禱于神願以己算益弟弟竟卒撫其子如子君自弟歿始棄舉業持門戶眾謂其樸誠恐不利行業然君竟以樸誠愈積其資數倍于弟存日

君雖節儉無華習然義所當爲輒奮發不論多寡戊辰乙亥鄞邑歲飢卽創義率先捐資放賑前後累千金親族賴以衣食者甚眾備人有盜君物者君見之場以改行終不言其短後其人卒改悔能自立乃始自言之而眾始知之其隱德所施人不言而竟不爲人知者固不可勝紀也盧君蓬廬何君小愚子灼師也君所以推解盧君者竟其後不衰小愚則君內兄館于家者十數年公車北上又東西攝廣文所費尤不貲君應之無倦怠晚年思建宗祠已卜地而病病革命其子曰必祠成而

葬我子灼等奉其命惟謹其克己好施可謂富而好禮者矣君以援例授州同加二級例得封奉直大夫呈請賜封其祖閭里以爲榮曾祖諱子榮祖大升武略騎尉贈奉直大夫父承諭國學生贈奉直大夫祖母陳氏母李氏皆贈宜人君生于乾隆壬午歲閏五月二十九日卒于嘉慶丙子歲十一月初三日年五十有五歲配何氏子灼郡廩生煦早卒燦國學生女二姚允志孫某某其壻也孫五人坦埜埜堃灼出城燦出銘曰

橫山之陽是惟董君之藏繼嗣濟濟庶表德于瀟岡

區貞女墓碣銘

歲甲寅電白縣貞女區氏卒邑之士大夫浩黎啟曙馬
電瑤等走告余曰是嘗蒙朝廷烏頭棹楔之旌爲吾邑
儀表者也今遂以完璞死是宜耐木主節孝祠而并請
余文揭諸墓嘗觀前世貞女之論詳矣若錢福歸有光
諸人或據禮而議其過激或緣情而獎其堅貞要以爲
奇偉不可多得之事則一也余輒謂傳紀所載及余耳
目及見未嫁守貞之事大抵由于禮俗之濡濡父兄之
教訓有以激發其貞一之天良扶護而成全之下此或

東井文抄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賴其夫家勢位富厚有所倚而全其榮名觀者見其終
始如一觸然不滓亦樂爲之鼓舞而歌頌之以爲風俗
勸勵若夫區貞女者寒門下戶口不讀文誠之書耳不
聞保姆之訓其夫若父母家又皆窮悴顛頓井不知崇
節義而恤孤殘而獨能誓心我特之死靡他卒之槁項
黃馘困阨于寒燈孤緯者七十有三年以死蓋不本于
涵濡不出于教誨不慕夫榮名大華之孤松崑崙之良
壁霜雪瘁之而不凋澗浪排之而不退是其尤爲可欽
仰而傳誦者歟而聖天子不遺遐遠孤闈一行上達九

重其所以明彰輝而厚風化者尤出于前朝萬萬也按
狀貞女父萬鍾母彭氏少字關忠義未嫁而夫死貞女
年十五也輒矢死守節誓不更字事舅姑以孝聞其夫
有猶子貞女欲立爲夫嗣舅姑沒猶子以貞女貧無依
不欲爲之子貞女遂依其兄子區立正勤苦紡績終其
身乾隆四十九年奉旨旌表建坊五十九年七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年八十有八葬于烏石嶺之陽貞女內外
族皆寒苦其得建坊也亦由邵天眷等之請茲復求余
誌其墓夫表宅里而慰幽貞亦長民者之責也爰不敢
以不文辭而爲之銘曰

東井文鈔卷二

辛六四明徵書
約刊本

莫激而行之或抑而凌之秋潦靡涯寒潭自清大暑燥
石不損堅冰是其得天者獨厚而無事乎玉成其生也
旌其死也銘蓋不求名而自隨以名斯以樹邑之風聲

姚芝田旅葬銘

君姓姚氏諱某字某世爲錢塘甲族曾祖某官某祖某
官某父邑庠生諱某母某氏君少負異材弱冠補諸生
聲譽卓卓出時輩叔父世榮以名進士起家爲御史督
學江西君從之遊與其門下士裘文達公輩遊處砥礪

學業益進既以數奇不得志于有司乃挾策遊粵東游歷諸幕府君爲人通敏宏達舉動不碌碌料事成敗得失巧發奇中而于牢盆煮海之術爲尤長自大府及諸大賈皆倚爲重君亦累致千金居服煊赫如素封家顧益喜賓客好施與周急繼困不責報謝所得資亦隨手而盡其沒也諸子不得託一塵仍以詩文筆劄游諸公間識者知君之託業于鱣特以寫其磊落奇偉鬱勃不得試之氣而尤惜其才之虛試于賈爲可惜也君以例授州同知年月日卒于羊城寓宅娶某氏側室某氏子

東井文鈔

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某君內行修飭閨門雍睦側室某尤勤苦循禮法君沒後若干年相繼卒某能詩善筆劄克繼其家聲與余善旣卜葬君與兩夫人于某山之陽而狀君行事求余爲之誌余以君羈旅寓葬首邱之望未可期他日將爲遷粵之祖矣不可以不志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雲山蒼蒼珠水茫茫是惟姚氏之藏公侯之孫必復其始庶逾遠而彌光

族弟燦章誌

燦章名煊一字淡圓明季以開州知州殉難乾隆間賜

諡節愍公之六世孫也吾宗世儒業而燦章一支多以游幕行賈廢學至燦章獨岐嶷秀發少時以家貧其父令他業余子式鬯奇其才留置家塾不數年遂以有成弱冠入邑庠戊辰舉於鄉爲魁選人以爲節愍公之澤將在於君矣乃屢赴春官竟不第燦章爲人醇謹修飭與人無怨惡體文弱善病家極寒苦又以屢北上舟車資斧摒擋拾瘁其心力旣歸里亟亟授徒餬口以是病益甚然其持身立行益廉謹重然諾必不以貧故稍染時俗有所資取是則其可哀者也丙子十月二十七

東井文鈔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竟以瘵疾卒於家年四十二燦章爲文多散失獨其詩秀麗有可傳者余哀其有志而瘁於中道乃爲之誄曰

昔余有弟兮學成而文名困於公車兮賈志而真嗚呼燦章兮乃繼其聲諒祖澤之未央兮庶後來之有成

洪生渠成哀志

歲辛巳彌甥諸生洪淵渠成卒淵銳志讀書稽古爲詩文沈摯穎發追古人而從之不竭其力不止卒以此嘔血死年二十一夫天之生材寔難旣生之而不使有所

成就驟摧折之此昌黎氏所爲疑造物者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也然昌黎所紀李觀歐陽詹之徒皆能取進士卓然有所成就年雖不永其文彩自見於後世如淵等者其才志何必減古人而茗穎方新遽遭霜霰瑤林瓊樹靡草俱腐此足以致秋墳之夜哭猿鳥之悲鳴者矣因憶里中後起之士天與之才而復奪其年者爲件繫如左何獄字美枋禾弱冠爲諸生第一文名噪一時爲人極醇謹孝友二十二卒盧淮字鳴皋爲吾弟石軒高足與美枋齊名皆思紹雙非山人之緒而力從之

者以家庭之變鬱鬱發疽死黃式瓚予仲子也其才質不過中人而自爲童子卽潛心向學讀書丙夜不止精思好問從予清遠官舍予方瘁於治無暇與談文字會以事舟行赴省輒請日舟中無事請得侍行聞緒論予喜其志間有所開說輒心開目明官舫中朗誦徹晝夜同寅中皆以爲異聞十八入邑庠爲文有名貴氣象二十三竟以療死何昌瑞字輯五美枋姪也亦少負才名甫人學病三年而死此四子者皆後進奇士可望其有成而皆夭至洪淵而五矣欲問之天天其可問耶其不

可問耶

東井文鈔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井文鈔卷之二

吾黃氏自明僉憲公以來代有著述有已刻者有未刻者有歲久板佚待重梓者要皆原書完美手澤無損慨自咸豐辛壬之亂舉先世所遺悉委灰燼後之有志闡揚者既已家無藏本卽遍訪戚黨中亦僅償什一之願且多殘脫良可歎也從曾伯祖東井公少負奇異壯以孝廉就選作宰嶺表佐郡江南所至皆有政蹟可紀固不藉文字傳然其生平經濟學術以及交游出處類皆託諸吟詠以自抒其蘊蓄晚年手自刪定詩文集共六卷刻於道光元年康中丞紹鏞序之既罹兵燹亡者過半搜覓十年始得重刊昔先府君太常公欲仿嘉定錢氏彙刻家集之例踵而行之不幸早世而議遂廢鼎不肖不克仰承先志有忝負荷竊擬將先世著述編次成目先訂一帙檢篋中所藏及族中所有無論稿本印本取其精善者校正別儲其有關逸殘損者隨時訪求悉心補訂務成完璧而後已異日倘邀先人之靈力稍充裕當按目逐一刊傳以竟先府君未成之緒是則鼎之願也然則是集之刻實爲嚆矢云時在光緒十有六年長至節曾姪孫家鼎謹跋於補不足齋